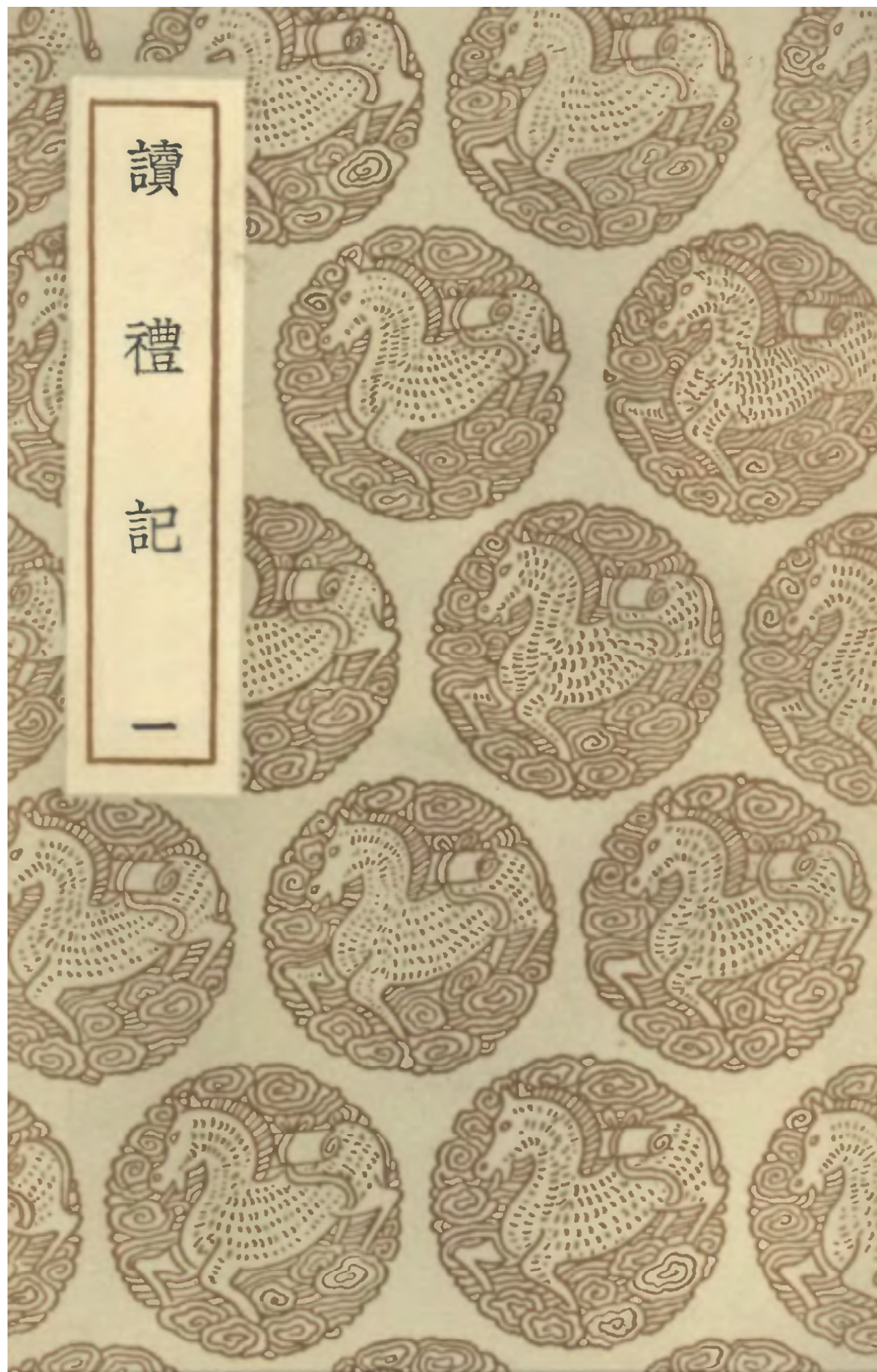


讀

禮

記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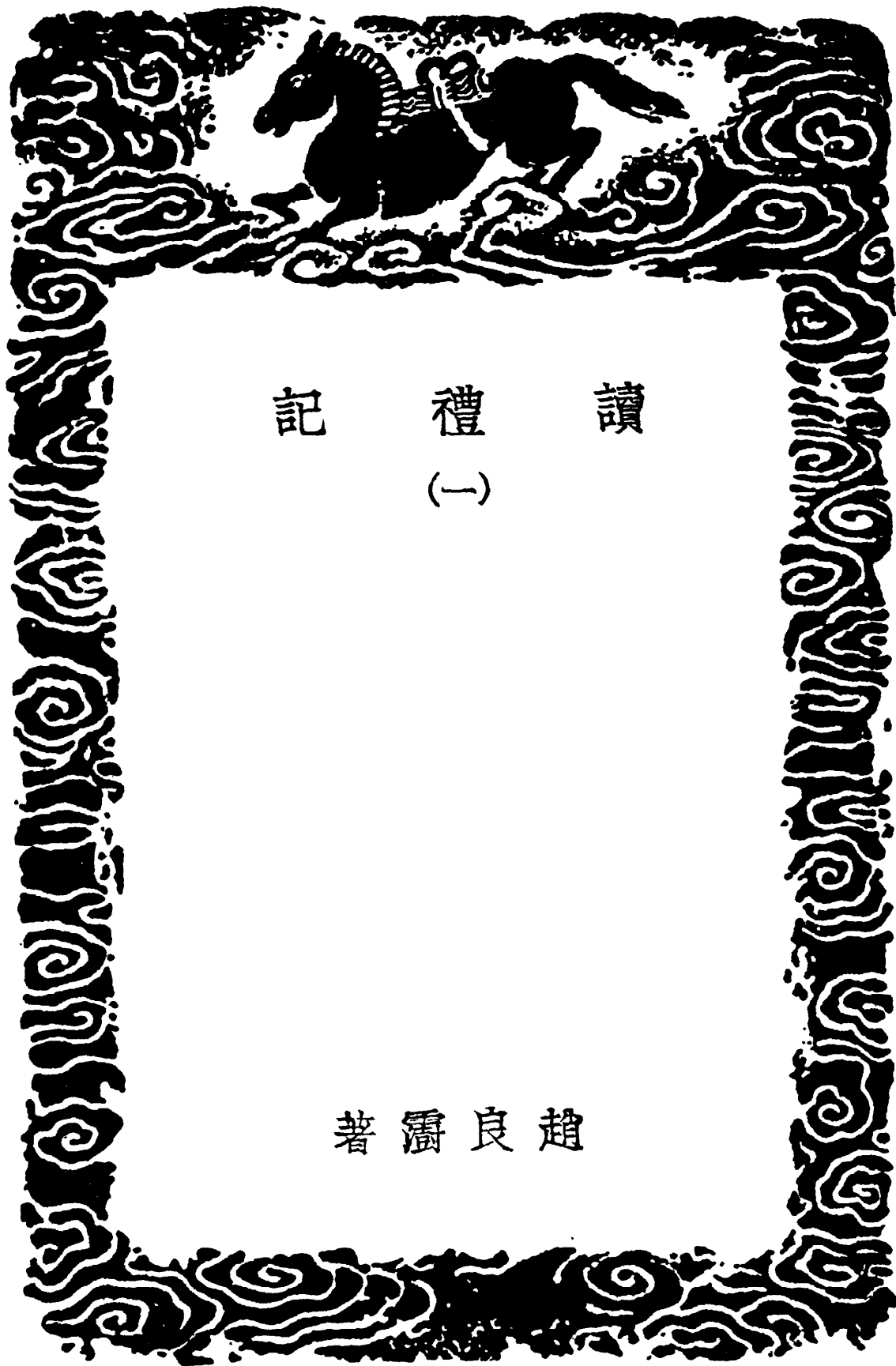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記 禮 讀

(一)

著 灝 良 趙

讀禮記

本館據涇川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讀禮記卷一

曲禮

清 肖巖趙良書著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人無禮不立。禮非敬不行。敬以直內。本也。其著于貌。儼然若思。則所以震動恪恭者。至矣。其著于言。安詳審定。則所以矜持戒謹者至矣。此君子致禮治躬之學。非期其效。而記必及于安民者。卽夫子所以告子路安人安百姓。祇完得脩己以敬分量也。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心有所疑。毋得輕爲質辨。但直陳其事于師友之前。以待彼之剖晰。而不可先有己見據其中也。上句是闕疑。下句是不畜疑。

決嫌疑

或疑人有親疎。事有同異。理有是非。皆相對爲言。獨以嫌得疑。似連言之。不知事之出于相背者爲嫌。理之介于兩可者爲疑。惟禮有以決之。相嫌則使之各得其平。相疑則使之折衷于一。此先王制禮有經。尤必有權。所爲變而從宜者也。故曰。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

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

此卽論語所謂恭儉讓也。朱子訓儉爲節制。卽是撝節之意。撝字宜從集說裁抑爲是。蓋恭敬有內外。退讓有人己。不應撝節爲趨于法度。祇一義也。撝者所以裁其滿盈之心。節者所以規于中正之制。合之總是儉耳。然記有六義。而論語祇三言何也。彼指聖德之自然者言之。此則學禮之君子。非該本末兼體用以交飭其身心。其何由深明乎禮。以爲衆事之紀。

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

此記禮者爲春秋諸大夫正其失也。老夫者。齒德俱尊之名。稱于四方。而不敢稱于本國。爲君屈也。叔仲惠伯謂仲遂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智武子謂荀偃。士匄曰。牽率老夫。以至于此。皆對同國之臣。禮當自稱其名者。趙文子謂劉定公曰。老夫罪戾是懼。雖對他國之士大夫。而年未盈五十。不應以尊老自居。惟石碯年旣耄矣。而使告于陳。則稱之爲得體。外此如子太叔謂范獻子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按太叔於魯襄二十二年立爲卿。至昭二十四年如晉。計其年當不遠七十。而黃父之會。爲趙簡子言禮。亦得告以其制之道。顧鄭註不引游楚而引石碯者。以碯之老可知。而楚之得謝尙未能定也。

三賜不及車馬

鄭謂三命宜受車馬。則惟大國之上卿有之。其下卿大夫俱不得畜馬乘矣。而孔子謂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何也。則此宜從胡氏。以貨財衣服合車馬爲三賜。賜以酬庸。禮所當受。受而藏之。所謂生不敢乘。葬

而後以如魯叔孫豹是也。玉藻曰：君未有命，弗敢卽乘服也。今君曲體人子之心，不敢以車馬尊同于父，雖賜自天子而不復命之，故不曰不受，而曰不及，謂君命所不及也。此其孝上通于朝，君實信之，而况閭黨戚友之間乎？

客至於寢門

禮相見于堂而燕子寢，客至寢門而布席肅入，則非始之拜迎于門外，受贄于堂下，而客遂出之時矣。意儀禮所謂主人請見賓，反見鄭註云：反見則燕者是歟。蓋前此於莊相接，歡心未交，故復延見而燕之于寢也。考司儀諸侯相爲賓，交擯車迎，無請入爲席之事，聘禮及公食大夫禮，擯者納賓，賓入門左，無降就東階之儀，則此記所云其士相見之禮歟。但儀禮多載奉贄還贄之辭，而於入門揖讓升堂行步之節未及詳焉，故記者綴錄于此。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

此所布者飲食之席也。按鄉飲酒禮，賓南向，主西向，介南向，席無北向者，惟燕禮大射有諸公則席于阼階，西北面，凡登席必由下降，席由上。記云：主人介升自北方，降自南方，卽此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是也。獨賓席南向而統于主，諸公之席北向而統于君，皆以東方爲上，與此異者，蓋鄉飲燕射大禮尊嚴，若尋常會聚，主賓敵體，則布席上西，不敢統于己以自尊也。使謂堂室之面勢有殊，方位之旋轉不一，席各隨其所宜，則古者庶人之家或有之士大夫當不其然。

席間函丈

玩經文語意。明謂兩席相對。其間得容一丈也。若如集說。則祇有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耳。不得謂丈。且既異孔義。而復云疏曰。不幾使後人聽熒乎。

唯而起

唯而卽起。不緩須臾。何諾之有。玉藻但言父命。而此并及先生。事師之與事父。其禮一也。三山陳氏引論語曾子曰。唯以證之。竊意一貫之呼。所以傳心。使曾子或有所遲疑不決。則卽如子貢之然而復非。豈爲失禮。故唯祇可以事言。不可以道言也。不然。曾子承至德要道之問。何以避席而起。徐以不敏自明哉。

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

男正位乎外。蠶織之事。非丈夫之所宜知也。女正位乎內。官政之司。非婦人之所宜預也。勾踐之命其夫人曰。內政無出。外政無入。於時勾踐背屏而立。夫人向屏。是以梱爲限也。限之以梱。而言不踰越。斯制義無從婦之凶。而閑家亦得免于牝雞之索矣。此禮之思患預防。非特內外肅然爲男女之別而已。

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非姪非娣。而媵人爲妾。則其家世必久式微。故有但知其氏不知其姓者。買妾所以爲嗣。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故以下決之。昏禮問名之辭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古人雖取妻。無不用卜者。傳載懿氏卜妻敬仲。占之曰吉。晉獻之立驪姬也。卜之不吉。崔杼之娶棠姜也。筮之而凶。是其吉者。懿與媵爲異姓。其不吉而

凶者則獻與杼之顯背于周道也。龜筮有常，亦必依于民義而行。熊氏謂卜其吉凶固可，該有辨姓之義矣。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蔥醢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

進食言凡，明非人君之禮也。殽，骨體；俎，實也。胾，切肉；豆，實也。食羹，日所常御，故設之席前，特與人近。殽爲正饌，載與膾炙爲庶羞。今載不與膾炙處外，而與殽並列左右者，緣下文主人延客食胾，而後辯殽，固與公食大夫初食加飯用正饌，卒食正飯用庶羞者異矣。醯醬所以爲和，故處殽載之內。酒漿所以爲滌，故處羹之右。有蔥醢而無菹醢，有脯脩而無魚腊，而且俎豆不舉其數。羹飯不言其物，此食禮之略者，蓋鄉黨所爲往來，亦何必牽合於公食大夫之禮乎？但其居左居右，處內處外，皆酌食之主輔，以爲席之遠近，所以示後人以優賓之禮者，固曲當乎人情矣。

主人未辯，客不虛口。

按公食大夫禮，賓正食及卒食，公皆揖退於箱，是不親臨賓食也。不臨其食，所以重賓之勞禮。此親延之食，所以盡己之歡心。故主人之辯殽常在後，而客之用醢亦不居其先也。玉藻：君未覆手不敢殮，君既食又飯殮，此臣之受賜於君者，不敢先君而飽，與此略同。非公食之正禮也。然則前此之執食興辭，第以降等而不自居客禮，以視擁梁執涪降而辭公者，亦有殊矣。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

此事長者之禮。與事君同。當燕飲進酒之時。長者親酌以賜之。則長者先至尊所矣。故侍者起而降席。隨至尊所拜而受之。亦如前。言侍食。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必稱其禮之所施而已。孔疏以燕禮不言拜受。疑文不具。不知燕禮之與賓相獻酢者。宰夫耳。及公舉媵爵以酬賓。則賓降階下。再拜稽首。復升成拜。與此之拜受同義。其不拜于陳尊之地者。以其時君已親就西階。則不得背君而嚮尊。於尊所敬長者。不於尊所敬君也。

右手執簫。左手承拊。

簫言執。而拊言承。何也。覆手曰執。仰手曰承。弓無論爲張爲弛。皆以兩頭曲下。中把向上。不以左手仰承。其在上之拊。而徒以右手覆執。其在下之簫。則持之不固。上與下或有低昂。非遺人者所以爲敬也。故受之者。亦必先以左手承接其拊。次以右手執簫。懼其有所失也。鄭註少儀皆尙左手。謂左手執上。上陽也。右手執下。下陰也。恐其義猶有未盡。

受弓劍者以袂。

孔疏謂不露手取之。與前言接下承拊義若相違。說者疑焉。竊意劍有櫝。有夫襜。進人者。啓櫝蓋而加劍于夫襜之上。示不敢褻。故主人受之以袂。取其儀之相稱也。弓亦有韞。其屈韞者。則以手取之。其不屈韞者。或以衣袂承之歟。

君子抱孫不抱子

孔疏引曾子問云。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案。孫爲祖尸。取其在孫行者。

非已孫也。是祭有抱孫之法。無抱子之法。以祖孫昭穆本同。故祭統亦曰。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而說者謂抱孫不抱子。指平日言之。不指祭時。以父於子道主尊嚴。故不抱。然義方之教。須待童蒙。若在幼穉之年。則父子天性。亦何嫌於保抱攜持乎。蓼莪之詩曰。出入腹我。腹謂懷抱。非專爲母言也。抑戒亦云。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吾未見古君子之必推其子而遠之也。况記者明自申其可爲尸不可爲尸之旨。自當以孔疏爲是。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冢宰以禮俗馭民。甸師氏則刑殺有爵。禮非不爲庶人設。刑非苟爲大夫寬也。其不下者。恕其愚賤。不盡以禮責之也。其不上者。量其賢能。不逆以刑防之也。而庶人之有志者。可以勉。大夫之負罪者。不勝慚矣。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

此繪四方之宿爲旗章。以部分其行陣者。與考工記同。龍旂九旂。青龍也。鳥旟七旂。朱鳥也。熊旗六旂。白虎也。龜蛇四旂。玄武也。周禮司常掌九旗。而用之於兵旅者。惟四。諸侯建旂。則方伯連帥之從王者。翼其左。師都建旗。則鄉遂大夫之爲將者。衛其右。州里建旗。則鄉自州長以下。遂自里宰以上之帥卒徒者。列其前。縣鄙建旐。則縣正移其執事。鄙師掌其戒令。以從師役者。殿其後。王建太常。居中御外。而表招搖於

上使軍中從其所指。急則趨之。以作其必勝之氣。緩則繕之。以固其必不可敗之基。所以天子一怒而暴亂者畏之也。按此卽古者寓兵井田之法。軍吏皆其百官。卒伍不越三農。教養於平時。而用之於一日。動若風霆。止如山岳。觀其旗物。猶可想見之。

卜筮不過三

參天兩地。數成於三。故求吉之道。亦不過三。穀梁謂三卜郊禮也。三卜不從。則不郊矣。賈疏於特牲。少牢亦云。三筮不從。則止不祭。顧魯之郊天。本非常禮。則可以已。士大夫宗廟四時之祭。豈得以筮逆廢耶。張子謂先筮近日。後筮遠日。不從則直諷用下句遠日。其說爲長。但謂儀禮筮日祇是二筮。則經有省文。非不及於三。而史與宗人遂告事畢也。

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

信時日者。表記所謂不犯日月是也。敬鬼神者。表記所謂不違卜筮是也。觀上文命之爲日。尊之曰泰。是時日爲龜筮所定。鬼神卽龜筮之靈。則法令亦宜指龜筮言之。法者。如揚火作龜。揲蓍成卦。古傳爲式。令者。如龜占八頌。筮取三易。書載其辭。先聖王立稽疑之法。以令民之行止。則一經進斷其志。奉若天命。畏而不敢依違。故曰日而行事。則必踐之。孔疏以法令屬人君。似非記者之旨。

車驅而騶。至於大門。

舊讀騶爲驟。又音趨。說者以爲宜讀如字。而証以月令七騶咸駕。左氏羣騶。知禮之文。謂是君之從車。於

騶字本義則得矣。然驅者君之車。驅而至大門者。亦君之車。不應於車驅之語未竟而忽夾入從車以亂之。按騶讀爲驟。見漢書鼂錯傳。蘇林註。但材官騶發。師古以騶爲矢之善者。音同鼓。非驟也。其讀如趨走之趨者。則荀子正論有曰。步中武象。騶中韶護。是也。考周官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則君車自路門以至應門。正節以采薺之時。而讀騶爲趨者。言車之驟與人之趨。其徐疾之節。正相等耳。而謂讀如本字。恐未必然。

提者當帶

下文言士則提之。是執器更無下於提者。釋名。提。地也。臂垂所持近地也。此概言庶人之提挈者。而爲士執器。亦不宜失之過卑。故禮示之以準。曰。當帶。深衣之帶。上無厭脇。脇在兩旁。臂所挾也。當脇則亢。僭乎大夫矣。下無厭髀。髀卑也。在下稱也。當髀則替。近於庶人矣。帶當無骨之處。則腰是已。腰在人身之中。提亦約得其中。未可以弛而不敬也。

大夫不名世臣姪娣

世臣姪娣。卽喪服緦麻章所謂貴臣貴妾也。此不謂之貴者。明非己所得而私貴之。世臣父所遺。姪娣與妻偕嫁。孝其父以及其臣。敬其妻以及其姪娣。字而不名。禮所宜然。按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乃降其庶母而不降其臣妾。說者疑焉。不知世臣是佐其父以保家者。姪娣是將繼其妻以主家者。皆與家同休戚。非庶母比。死且爲之緦。而生不尊其名。烏乎可。

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

君子不奪人喪。亦不自奪其喪。喪服在躬。未有入公門者。或國有大政。不得已而召其臣以議之。則斬衰。惟扱衽不入。閔始死也。既殯成服而後。則以衰絰入矣。齊衰之喪。惟薦屨不入。小功之喪。惟厭冠不入。其餘服固不變也。其必有變者。臣之所以尊其君。其不盡變者。君之所以哀其臣。此古者君臣之間。所以相視如一體也。若第云凶服不入。如周禮閹人之禁。則國家雖有金革之事。而君子不奪其父母昆弟之恩者。此心猶未足見之。

不說人以無罪

君子爲尊者諱。去國而自表其無罪。則罪有所歸矣。非引咎負慝之義也。傳載季孫遣歸父之家。臧宣叔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是歸父無罪。同僚代爲白之。而歸父則壇帷復命。哭君成踊。自筮奔齊。并不非其大夫。故春秋善之。其他如曹會之自鄆出奔。傳不能詳其事。又安聞其言。後之讀聖經者。卽此無可定其罪之有無。而知其待放之不違於禮也。

士飲酒不樂

此直言士不飲酒耳。非徹去琴瑟之謂也。君不祭肺。大夫不食梁。禮皆有以自貶。而士猶敢燕飲乎。然不曰不飲。而曰不樂。何也。愚意讀樂爲洛。傳云。惟食忘憂。酒尤所以合歡。今以天災流行。民病懸罄。對酒而憂從中來。則徹之矣。明其不樂。所以決言其不飲也。玉藻沐而進禡。工乃升歌。此卿大夫。非士禮。亦國無

饑祲則然。若司樂弛縣。司徒蕃樂。君之事鬼神者猶略矣。惟士不樂。亦何待言。

畛於鬼神

鄭註訓畛爲致。本爾雅釋言。又曰。祝告致於鬼神辭也。兼用釋詁。義已盡於此矣。呂氏謂畛猶畦。畛之相接。蓋由致字之義。推言之。而集說兼取方氏。以爲望祭之禮。必於野外。故曰畛。按祭法曰。坎壇祭四方也。說者謂分置四郊。望而祭之。所謂天子祭四方。祭山川是也。今臨幸諸侯。所過山林川澤。雖不親祀。而祝史行禮。當必就其國之兆域。若十夫溝上之畛。爲地幾何。而可以交於鬼神乎。况鬼神兼有百辟卿士。亦豈宜於野外祭之。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士、司寇、典司五衆。

王者建官。所以代天工。亮天職。故謂之天官者。兼下五官言之。非徒謂六太也。六太乃其所首重者。宰總百官。如天之統萬物。故首及之。宗伯掌禮。禮之秩敘。自天而定。其所屬者。或司三辰。或掌六祝。或猶神居。或占龜兆。俱冠以太。非必其職之尊。亦尊以鬼神陰陽之義。猶論禮者。推本於太一耳。其理治民事者。則司徒以下五官。不謂之太。而謂之司。太者天之所爲。司者人之所主也。吾考其制。既與大傳。夏卿不同。又與尙書。周官有異。或記禮者。見上古設官。多詳於天。而略於人。故少昊先紀歷正。而次及於五鳩。帝堯首命羲和。而後咨乎若采。此六太五官。將師其意。以垂後王法歟。抑或周禮未成之初。公先草創其事。以爲

分職授政之本歟。鄭註以爲殷制。蓋意之也。使果殷制。何自太士而外。其名皆取于周。而五官中。亦惟司士偶錯置乎。要其敬天廛民之意。則自古帝王有同然矣。

五官致貢曰享

致貢惟言五官。以五官者。仰承天子尊神之心。下統工府利民之事。歲終獻功。果無廢職。則民成而神降之福矣。故建官雖先六大。而所尊在彼。所課在此。古之盛王。終不以天道之遠。間人事之邇也。其不及太宰者。太宰爲王受貢。廢置則詔之。

五官之長曰伯

二伯必以三公爲之。文武時則有周召。成康時則有畢召。無用外諸侯者。孔疏以晉爲伯。誤矣。後儒嘗辨之。至襄王稱晉文爲叔父。景王稱晉惠爲伯父。則覲禮所謂同姓大國曰伯父。小邦曰叔父之義耳。晉於襄王時。國猶未大。至景王時。則主盟屢世。闢地數圻。故稱有異也。說者以爲襄王謹持威柄。景則過禮以博其歡。然齊桓創霸。正值襄王之初。而賜胙不稱叔舅。稱伯舅者。豈非以齊之泱泱大風也哉。

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記所謂覲與儀禮合。固周制矣。朝禮久亡。無可稽考。旣云當宁。則其在路門外之治朝可知。而司士掌正朝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與此朝位不同。解之者曰。周禮所言。畿內在朝之臣位。此外諸侯來朝。宜有異也。顧周之封建。惟宋爲公。宋尹東土。於春宜朝。至宗於夏。而宋不與。將虛東面之位。而無人乎。

果爾何以爲夏宗依朝也。觀覲禮祇稱侯氏不稱公。則知王會有唐公、虞公、夏公。逸書不足據也。陳氏謂記之所言非盡周制。正非無見。豈僅天子於朝覲皆負斧依而無當宁之禮哉。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

遇禮已亡。此所謂遇。記禮者約春秋傳而爲言耳。魯、宋遇清。傳曰。將尋宿盟。未及期也。宋、衛遇垂。傳曰。齊平宋、衛。有會期也。梁邱之遇。傳曰。齊將會諸侯。宋請先見也。皆與此記義合。不知春秋之初。霸事未興。邦交無統。或欲有所會。而苦其費之煩。或私有所謀。而懼其言之洩。故每託爲遇。以簡其禮。而祕其情。自隱及莊。經書七遇。惟梁邱謀捍楚以救鄭。差爲善耳。餘皆惡而黜之。何足依據以爲典禮。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

諸侯世子除喪而後朝王。禮也。既葬而見。則不曰朝而曰類。謂其類於朝也。春秋踐土之盟。衛叔武稱子。溫之會。陳共公稱子。一攝君。一在喪。皆得朝於王所。卽此類見是也。而類之義有不盡於此者。太甲曰。自底不類。說命曰。台恐德弗類。皆謂不克肖其前人。今朝見天子而賜之爵。嗣父爲君。何可不肖父之德。故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爾雅釋詁。類善也。傳云。勤施無私曰類。能無私。斯謂之善。能主善。斯謂之象賢。見而曰類。亦冀其克類以克君也云爾。

庶人僬僬

僬僬義無可考。呂氏謂趨走促數之貌。但穆穆皇皇。濟濟跄跄。皆有位者。朝聘承祭之容。何庸言及庶人。

按士相見禮。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其自稱於君。則曰刺草之臣。是庶人雖卑賤。亦有上通於天子諸侯之時。故與大夫士遞言之。而示之以不容者。乃其容。所謂禮不下庶人也。或曰。庶人在官者。

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

古者二十而冠。二十而學禮。此宗廟社稷及御與典謁。皆謂其能習於禮也。惟天子至尊。不敢斥言所能。庶人至卑。不必苛責以禮。故言禮自國君始。然則國君之長幼。亦以二十爲限乎。顧二十而冠者。大夫士之子也。成王年十四而冠。魯襄年十二而冠。冠則去其幼志。以順成德。事神治民。責綦重焉。故問年而對以此。亦約略示之以旣冠耳。或據左傳。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似不盡如禮辭者。不知晉霸中興。荀瑩來聘。仲孫會伐長樗之盟。公又朝晉。則其睦鄰封以固宗社。能事可知。故第據其生年之實以對之。所謂辭無常。遜而悅。原不必拘拘於古禮也。

黍曰薌合

黍之嘉號曰薌合。而士虞祝辭有曰香合。鄭謂記者之誤。以下文普淖統言黍稷。則誤明矣。按特性饋食。主婦設黍稷兩敦。少牢饋食。主婦設黍稷四敦。而祝辭皆曰普淖。特性無祝辭。鄭註云。敢用剛鬣。嘉薦普淖。蓋推虞祔之辭知之。並不用薌。合明粢之稱。賈疏謂曲禮所云黍稷別號者。是人君法。非可通於士大夫也。則此宗廟之禮。孔以凡祭謂貴賤悉然者。非是。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

天子視。謂人視天子也。天子至尊。羣臣視之。而上於祫則驕。下於帶則怠。非所以爲敬也。玉藻。凡侍於君。視帶以及祫。與此正同。而或以爲此。天子視人。蓋聖王蒞朝。尊其瞻視。高下必有其準。傳云。視不過結褱之中。所以道容貌也。則視人義得兼之。

在府言府。在庫言庫。

鄭註。府謂寶藏貨賄之處。庫謂車馬甲兵之處。語甚分明。而或以府庫異名同實。混爲一區。則禮言府不言庫可矣。考周禮。太府掌貢賦之貨財。外府掌泉幣之出入。其王府所掌兵器。不過用以供玩好。如兌戈和弓垂竹矢之等耳。內府所掌兵器。不過留以待頒賜。如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耳。而車甲戈矛之類。所以供司馬徵發者。則不在府而在庫矣。月令。審五庫之量。蔡邕謂一曰車庫。二曰兵庫。與鄭註合。雖周禮不以庫名官。然如司甲。司兵。司戈盾之屬。非卽司其庫乎。且車輿器械。皆造作於冬官。安知冬官不有司庫。而今逸之乎。說者謂府以藏物爲名。庫卽其藏之之地。無論與鄭註不合。亦顯與經文兩言之者背矣。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鄭註。大饗爲祭五帝。呂氏謂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惟陳氏。方氏定爲王饗諸侯。諸侯相饗。其說據郊特牲。難鄭。呂者。以周禮天地名禋祀。五帝名大旅。不可爲饗。然經言饗帝者屢矣。月令。季秋太饗帝。卽詩所詠。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安在大饗之不可通用於郊壇禘祫乎。但祀神示享。先王皆前期而卜日。

園丘方澤之祭。雖不諷日。亦先卜牲。記所謂帝牛必在滌三月是也。至於王禮諸侯。諸侯相與爲禮。則賓卽爲來朝之人。固無待筮。饗卽在朝後之日。亦無待卜。且饗以訓恭儉。雖設盛禮以飲賓。而灌用鬱鬯。味尙服脩。不設籩豆之薦。則於不問卜不饒富之義。俱有合焉。不知雲莊集說。何以專主呂氏。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

納女與致女不同。致女者。女嫁三月。使大夫隨加聘問。以致成婦禮。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也。妻辭也。納女則如晏嬰請繼室於晉。謂有先君之嫡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妾媵之辭也。春秋天王逆后於紀。紀季姜歸於京師。言歸不言納。士昏禮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言貺不言納。皆禮之正。其納采。納吉。納徵。男則言納。下於女也。女而言納。其卑已甚。勾踐行成於吳曰。一介嫡女。執箕帚以咳姓於王宮。卽此納女。天子備百姓之謂也。其與致女同乎否。

讀禮記卷二

檀弓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

子游麻經而彌牟辭。檀弓免而公儀不辭。是公儀氏不知己之廢立爲非禮也。及檀弓昌言詰之。而景伯猶爲飾辭。則魯人素不明於嫡庶之分。宗法亂而弑奪生括戲。子赤之禍所由烈。而哀公尋以嬖妾爲夫人。卒孫有山也。子游惡公儀之不如彌牟。終能正位。不得已而折衷於夫子。以申禮防。

稽顙而後拜。順乎其至也。

此論吉凶之喪拜。非欲別異於殷周也。鄭註以拜而稽顙爲殷。稽顙後拜爲周。固無所據。後人見儀禮但有拜稽顙而無稽顙拜之文。遂反鄭註爲說。不知士喪禮所謂拜稽顙者。皆先稽顙而後拜也。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不拜。則知稽顙之時。未成爲拜。但以頭搶地耳。蓋三年重喪。創鉅痛深。不暇與賓爲禮。而惟自致其哀。故曰。稽顙隱之甚也。孔子曰。吾從其至者。蓋痛時人之徒習於儀。而無戚於心。不仁實甚矣。

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不欺之謂誠。以實之謂信。有毋過禮者。不欺也。得用吾情者。以實也。誠信統乎終身。而尤嚴於始死。夫子善大連。少連之居喪。於期言其悲哀。於三年言其憂。則其於三月三日之間。憂悲當更何如。而顧稱其不怠不解。豈非於哀痛惻怛之中。而能力於附身附棺之事。必使無遺悔於乃心而後已乎。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而曰。吾悔之。一有所悔。即不得謂能致其誠信。孟子曰。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忤乎。蓋承子思之遺教也。

殷人棺槨

衣薪變而爲瓦棺。瓦棺變而爲塋。周塋變而爲棺槨。土無侵膚。人子之心。所不能已。周又爲之飾牆置娶。歷世彌文。務極觀美。遂使魯僭豐碑。宋侈翰檜。而後人之欲救其失者。又忍而爲墨子之桐棺。楊王孫之裸葬。過於儉矣。是以孔子從周。而於喪葬多用殷禮。取其中也。

繆幕魯也

幕所以覆棺。殷用布。周用繆也。子張之喪。褚幕丹質。鄭註以丹布幕爲褚。而經云殷士。則殷之用布可知。按喪大記。君龍帷黼荒。素錦褚。褚在帷荒之內。以象宮室。人君旣得以錦爲之。則近棺之幕。容得用繆。但經無明文耳。春秋之末。喪禮久廢。魯先君莫之行矣。在曾申。惟欲舉哭泣齊斬饘粥之達於貴賤者。以勉穆公。而意不在幕也。使循於禮而忘其哀。雖用布去繆。亦何當於人子。

邾婁復之以矢

方氏謂矢非所施於復。顧復者。人子之心。所不容已。在軍無衣。將任游魂之棲於野草乎。曲禮。野外軍中無贄。以纓拾矢可也。矢可贄。何不可復。孔疏謂兵刃之下。理無再生。復之爲誣。愚謂此復非冀其生。不過招魂歸葬。使得依於先人之邱壟耳。升陞之戰。公胄懸於魚門。邾實勝魯。而死者之多。或至不得以衣復。則知小國之啓釁於強鄰。雖勝猶敗。可戒也已。

期而猶哭

據前篇門人問子思之言。似伯魚亦出母也。同一出母。而子思不使子上爲服。孔子獨使伯魚爲服。聖人之家。禮法所出。何祖孫之異趨耶。喪服齊衰杖期章。出妻之子爲母。傳曰。親者屬也。又云。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賈疏謂事宗廟祭祀者。不欲聞見凶人。則父沒而子承祭。故不得服。今孔子、子思俱在。自與廟祭無嫌。是孔子許伯魚服期。爲有合於儀禮。乃許其服期。而禁其祥外之哭。尤得乎禮之中也。合二篇觀之。伯魚之哭。爲過於禮。子思之不許喪出母。爲不及於禮。將非大聖固未易隨時處中耶。要之檀弓所載聖門諸賢失禮之事。多出於傳聞附會。不足辨也。

大功廢業

喪主乎哀。不宜以他事間之。而未葬讀喪禮。旣葬讀祭禮者。非第肄習其文。亦欲觀古人之所以親喪自盡者。觸目而警心也。大功則其禮已簡。其情易忘。不廢其業可乎。業之所肄。不止一端。游氏獨以樂言。蓋樂者樂也。哀樂異情。故居喪不言樂也。雜記云。大功將至。辟琴瑟。人且爲之屏退樂器。以助其哀。則在已

廢之必矣。學者之業。禮樂爲大。宰我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今許以讀禮。則所去者。惟樂閒傳。謂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况大功乎。而期斬更可知矣。

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記曰。無服而爲位者。惟嫂叔。後儒遂謂子思之哭嫂也。禮。申祥之哭言思也。非禮。然曾子以委巷之失禮。而引二子以正之。不應一爲禮。一爲非禮也。喪服大功章曰。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申祥之妻。固爲言思服矣。祥卽不爲外親服。而禮於妻之昆弟死。其爲父後者。哭之適室。不爲父後者。哭諸異室。皆宜以子爲主。或其子幼弱。不能主。受弔拜賓之禮。則因其妻之有服。使之倡踊。已乃隨而哭踊。以爲之主。禮以義起。安在婦人倡踊之可行於子思。而不可行於申祥歟。案申祥言思皆名。子思獨字。師不名弟。豈此二句爲檀弓申說曾子之言乎。或曰。原憲字子思。

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以哭而來。情在生者。以知而來。情在死者。拜與勿拜。稱其情也。子貢之於伯高。不過介以見子。非有兄弟師友之恩。使來弔者。一概拜之。則疑於爲正主矣。下經哭妻之昆弟。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蓋其人素爲交游狎習。與死者自有宜弔之禮。而禮不由聞哭而生也。則徑入與之共哭而已。此禮緣情制。與子之教子貢者。其事正同。

齊衰不以邊坐

言齊衰。斬可知也。不以邊坐。謂坐不於裳之兩側。而當其中央也。喪服之裳。與朝祭同。前三幅。後四幅。不相連屬。而衽當其旁。以掩之。使以邊坐。則膝或壓其衽。而衽之綴於衣者。其縫易裂。勢必有如魯昭之三易衰而衽如故衰者。童心可居喪乎。鄭註邊謂偏倚。卽不倚於兩側之旨。而疏以爲坐起必正。夫如尸如齋。禮嘗言之。學者何時不出於正。豈惟居喪爲然。

我則有姊之喪故也

姊妹在室期。出嫁降服大功。禮也。大功廢業。而夫子與門人講學。則必在旣葬虞祔之後矣。哀慕未忘。一拱立之間。猶必謹於凶事尙右。則知子路之應除弗除。夫子使之循於禮者。非不許其篤厚於姊。正恐其矯情過制。而或流於心之不誠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

鄭註謂兼用三王禮以尊之。非謂其僭天子也。明堂位。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亦謂魯之喪葬。參用四代。不敢同於天子。孔子大夫禮當下於君而尊於士。按喪大記。大夫畫帷畫荒。卽此飾棺牆也。翣。翣畫翣。卽此置翣也。其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卽此設披也。崇牙。殷法。周所不用。至於旌旗之飾。禮所謂乘車載旌者。士皆有之。大夫彌文。則以素錦綢杠。垂八尺之旒耳。孔疏謂用三代大夫之禮者是也。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夫子。蓋惡時人之奢僭。而裁之以禮。公西赤豈不心焉誌之。其謂之夏殷。周者。亦以凶禮尙質。不純用周之文耳。使謂夫子道備三王。故特尊之。彼士喪固周公所制禮。而有夏

祝、商祝。豈亦以其道之備歟。觀子夏封用馬鬣。其儉可知。意門弟子所以爲葬具者。或卽夫子所傳之士禮。推而通之。故曰尙行夫子之志也。

故喪事有進而無退

葬者送死之終事也。事必有終。人子雖懷不忍之心。而不得不循卽遠之禮。故自斂而殯。自殯而葬。當朝廟之明日。祖奠旣徹。固已遷柩在庭。南嚮將出矣。乃推而反之。以受賓弔。在人子爲欺其親。在尸柩爲欺其祖。此禮之大不可者。凡人出行而飲酒曰祖。祖固將行不遽行。然祖則出宿。詩曰。韓侯出祖。出宿於屠。是也。而謂可以反宿。則非有進無退之義矣。春秋禮教不明。人各異說。祖者且也。在曾子或有所傳。及聞子游之言。而知其不足多也。

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

浴尸綴足。士喪禮有之。而殷必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者。其哀以送死之心。一若此室不復居。此竈不復爨。人亡物與俱亡。後有居者爨者。必待除舊布新而後可也。周則浴尸以盤。坎諸西牆之下。綴足以几。取諸燕寢之中。其爲生前之用器也不費。其爲凶事之致飾也彌文。然而其哀則有間矣。喪與其易甯戚。夫子所爲林放告也。故學者多從殷禮。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總。

禮於從母服小功。傳曰。以名加也。於舅服總。傳曰。從服也。而從母之夫。舅之妻。喪服無文。則君子所不服。

以爲之甥者恩所不能及也。必欲相與爲服。則以同爨而生。總之親焉。斯可矣。倘非幼居其家。長承其養。如或所云云。則於名既不順。於從又無屬。固禮所謂絕族無移服者。而後世乃於禮經外爲之加服。果能使貌稱其情。情赴其服乎。吾恐率天下以爲僞也。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鬼器而謂之明器者。以神道事其親也。或謂神不可測。未敢必其有知無知。故爲之備物而不可用。是卽原憲所謂周人使民疑。曾子斥爲不然者。豈禮乎。愚意禮之交於神明。不可同於人事。陶匏煎鹽以事天。玄酒腥魚以事祖。至敬無文。不敢以常褻之物瀆之也。明器之制。亦取其誠。惟仁有不忍死親之心。而智能通於幽明之理。合愛與敬以事其親。故曰神明之也。如謂以有知無知之間待死者。則不愛不敬甚矣。豈其然。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

同母異父之人。非我族屬。而謂之昆弟者。必繼父同居而有子。故生則冒其稱。死則疑其服也。顧繼父昆弟。恩由於母。而喪服傳則於其子之廟祀。直云妻不敢與。是母旣絕於其父。而子亦不得私其母矣。又何論於昆弟。然則大功也。齊衰三月也。非子游。子夏之言。公叔木。狄儀爲之也。

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

行禮以財。尤必酌之以時。如父在而子不承祭。則宜爲出母服。父沒而子當承祭。則不爲出母服。同一出

母而服不服異者時也。子思當伯魚既沒之後，母死於衛，聞訃而哭之，禮也。若服之，則爲非禮。細玩經文，子思本不爲服，而柳若教之，蓋柳若第知禮之常，而不通於禮之變，故謝之以何愼，而終斷以時之弗可行也。草廬吳氏謂柳若恐其恩或過厚而踰於禮，故曰愼諸。子思痛其喪不踰主而歎於禮，故曰何愼。失之遠矣。或謂出母與嫁母不同，子思爲嫁母，禮宜有服。然考伯魚於孔子二十時生，於六十九時卒，則年屆五十，其妻當無改嫁之理。且嫁母與出母俱爲絕族，服不服，總當別之於父在父沒之時也。

絺衰總裳，非古也。

上曰：衰，下曰裳。自斬至總，無不以麻爲之者。卽小功輕喪，亦三月而後變葛。若總衰裳，則惟諸侯之大夫爲天子服之，五服不用也。今絺衰總裳，以喪其親，非禮甚矣。按下經：叔仲子柳之妻，以齊衰繆經服其舅，禮也。而衍請易以總衰環經，則時人之尙輕細，固有忍而用之於斬齊者矣。豈先王制禮之初所能意其至此，故縣子歎之。

讀贈，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按：旣夕，書贈於方，書遣於策。尸柩將行，主人之史讀贈，公史讀遣。曾子不譏讀遣而譏讀贈者，遣書明器就器之屬，雖日陳於庭，未告諸死者也。若公贈，則使者奉幣當柩車前，輅北面致命。賓贈，則奉幣致命如初。旣告之矣，而再告之，不亦瀆乎。匪直瀆也，且惡其讀書釋算，以多爲榮，將使文愈煩而哀愈殺，非古者送死之道也。

喪不剝奠也與

禮始死有餘閣之奠。小斂。陳一鼎。奠於尸東。大斂。陳三鼎。奠於室之奧。成服以後。有朝夕奠。朔月奠。薦新奠。將葬有遷柩奠。祖奠。遣奠。奠以享神。孝子不忍使其親一刻無所憑依也。故曰。喪不剝奠。廣雅釋詁。剝。脫也。荀子彊國篇註。剝。離也。喪之有奠。必將設其後者。始徹去其前者。蓋欲晨昏相繼。無所脫離。豈如宗廟祭肉。間時而一供歟。集說謂剝者。不巾覆也。覆之者。爲有祭肉。雖本鄭註。而於孝子充充瞿瞿之心。疑若有未盡者。

祛楊之可也

舊說謂居喪鹿裘有袂無祛。小祥稍飾。裘更廣長。旣設祛。并加楊可也。按。楊。襲之制。賈疏爲長。孔謂楊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朝祭正服。賈謂楊衣上卽正服。正服直領左右二衽。開其衽則爲楊。掩其衽則爲襲。今旣以練爲中衣。卽是楊衣。又何加焉。按。經以祛楊連文。則知未練以前。非無楊衣。但楊與裘俱短狹耳。練後則旣緣其袂以爲裘之祛。卽如其祛以爲楊之長。使中衣得以露見于外。所謂親喪外除。亦如黃裏緣緣之稍著其飾也。或謂古之所謂楊者。第舒其袂而捲其祛。卽袖可以見美。果爾不幾如表裘之近於褻乎。而於居喪尤非所宜。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謂之所識。不過如雜記所謂相趨相揖者。死而就其家哭之足矣。而必及其不同居之兄弟。以識死者兼

識其兄弟也。曲禮：知死者傷，知生者弔。倘與其人素非恩舊，而往弔之，則與傷而不弔之義背矣。毋乃使人疑其諂乎？

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

禮成於三，故三踊爲之成踊。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此柩車出門，君命引之，亦以三爲度。蓋念其勤勞國家，故所以報之者，恩禮有終也。傳載齊景於敝無存之喪，親推其柩車者三，與此同義。集說本註疏：謂孝子攀號不忍，君爲之奪其情，非也。

喪君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

士喪禮：君使人弔，又使人綏，及大斂，君親視斂，哭之成踊，三日以後，往拜君恩，禮所難已。使主人不出，而以朋友代之。州里代之，下至守舍之人代之，不亦褻乎？故鄭註謂爲無主後者，蓋觀喪大記有無後無無主之言，而決其然也。或謂君子不奪人之喪，故許代之以拜謝。然禮云不奪喪者，謂殯而致事，不以政令及之，豈偶乘惡車一如君所，而卽爲奪乎？此不足以難鄭也。

重主道也。

生者，神之所憑依也。吉祭用之，而始死則未及爲，故設重以取乎主之道也。士既有重，亦宜立主，而虞禮無文。鄭謂少牢饋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結茅爲菼，其註祭法，謂大夫士不禘祫，故無主，然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將何說焉？况大夫三廟，適士二廟，亦必有遷祔之禮，雖制幣可以招神。

而既祭則焚之。廟寢之中虛無所有。何以棲托神靈。展事孝敬乎。衛孔悝有祔主。說者謂祭所出之君。顧悝以姑姓而寄居衛。非如魯三家之出自桓。得僭立公廟也。徐邈有云。自天子至士。並有其禮。而制度爲殊。則天子之主尺有二寸。諸侯一尺。自是以差。如重之降殺以兩可也。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

惴斯辟。辟斯踊。哀動於中。豈有算數。如士喪禮言踊者多矣。雜記。士三踊。謂死日襲。明日小斂。又明日大斂也。而喪大記。目孝子踊節。自鋪絞紼至斂絞紼。一大斂而有七踊加之。襲與小斂。其爲踊當何如。而可限之以算數。竊意無算者人子之心。有算者先王之禮。禮節其過。文其不及。所以使頑鈍者勉企於禮。而亦欲仁孝之人。素知踊之有度。雖不能強抑其情。亦不敢過傷其性也。此卽上經所謂節哀順變。君子念始之者。制禮之意深矣。

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以士之葬。禮通之。宜男子免。婦人髻。而顧以素弁易厭冠。以葛經易麻經者。以葬者送柩而往。迎精而反。人道由此終。神道由此始。假承祭之敬。以奪其居喪之哀。殆亦如康王之受顧命。麻冕黼裳。及羣公既出。而釋冕反喪服也。况弁經葛。非純凶。亦不得爲吉。孔謂首用葛經。腰仍麻經。陸謂首仍麻經。腰用葛經。鄭註本無明文。竊意陸說爲是。蓋男子重首。婦人重腰。除服先重者。此非除也。則宜易其輕者以表敬。留其重者以誌哀。且此亦天子諸侯之變禮。暫時行之。及其既虞。則服受服。意以交神之。

故雖兩經俱葛可也。

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

此記者釋士虞禮之意也。謂葬日而虞。是變易其始死之喪奠也。卒哭成事。是變易其三虞之喪祭也。故曰變而之吉。變有漸也。其卒哭與祔。必接日爲之者。以孝子哀慕未忘。求死者神魂所在。必設祭以憑依之。儀禮卒哭辭曰。來日某躋祔爾於爾皇祖某甫。尙饗。故曰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集說見士虞有他用剛日之言。遂以此爲速葬速虞者之變禮。夫士之三虞卒哭。祇六日耳。其間應無他祭。謂之他者。容得兼有未及期而葬之事。而此記所爲變。則承上文以虞易奠。以吉祭易喪祭而總釋之。不得以他故參其間也。又謂自虞以後。遇剛日則連接其祭。至祔而止。倘虞祔相去踰月。而間日一祭。不亦數乎。迎精而反。設几筵於殯宮。有敬心焉。自朔月薦新而外。奚可有瀆於事神者。

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殷殯於祖。使死者之神有所依也。周殯於寢。爲生者之情不忍訣也。蓋殷以旣斂而朝祖。遂不復反於寢。周以旣朝而行葬。亦不復反於廟。皆喪事卽遠之義。人子所甚不得已於此者。記者述之。而不論其得失。隱以見二代之禮異而哀同也。

遣車一乘

儉可持於己。而不可施於親。晏子卽不知禮。亦豈肯於葬親時。故減其遣車之數。當其居喪。用士禮。曰。惟

卿爲大夫。註謂遜辭以答家老。其實諸侯之大夫與天子之士。命數實同。晉韓宣子聘於周。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韓宣稱士。則晏子位在國高之下。以士自居。禮之正也。士無遣車。喪禮所謂苞牲取下體者。前脛取臂臠。後脛取骼。以三個共爲一苞。不載於車。持之而已。今晏子有車一乘。是取天子之下士一命爲準。而當時大夫之習於奢僭者。遂疑爲儉於其親。曾不意有子之亦斥爲焉知禮也。

舞斯慍

孔疏以喜慍爲哀樂相對。以舞斯慍爲哀樂相生。蓋樂之氣發於陽。哀之氣發於陰。陽極而反陰者。天之理。樂極而反哀者。人之情。或謂此句文有脫誤。宜作舞斯蹈矣。下句宜作人悲則斯慍。專以哀樂相對言之。但人之縱任其心。踰越防檢者。往往臨樂而歎息。對酒而悲歌。古詩所謂歡樂極兮哀情多。其驗也。則此句正謂直情徑行之人。必至哀樂無常。以見聖人制禮。所以順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不可已也。或謂孺子之慕。非因過於舞蹈而生。抑思上文本未言及舞蹈。而此九句亦第泛論恆情。非爲孺子言也。

旣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始死曰弗得。猶思得之也。旣殯曰弗及。猶思及之也。至於旣葬。則心無可求。目無可從。決知其不及耳。其曰反而息者。反諸所作而無人堂焉。反諸所養而無人室焉。亡矣喪矣。形與聲俱息矣。而悲哀之心。未能息也。故及其旣練。而同此慨然。

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

班謂王朝所班如尊卑上下之等有班則有制如朝聘貢獻之經皆所以交四鄰者平邱之會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明其制也曰鄭伯男也無以從公侯明其班也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弗能討鄭之社稷不辱文子在衛未數與於會盟但觀魯之侵鄭陽虎啓釁於衛公怒而文子乃述周公康叔之相睦以止彌子之師而修魯國之好是亦能睦鄰以固圉者諡之爲文固不僅在舒鼎昭兆鑒鑑之傳聞矣

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不忍殺人者仁也顧不曰仁而曰禮蓋殺其所當殺不敢縱敵以貽患而不殺其所不必殺詎貪多獲以爲功此其中有擗節退讓之心焉子路曰當君大事惟力所及死而後已此敵強國危則然豈所論於追奔逐北之時乎故臨陣不可以無勇而制勇尤不可以無禮不然夫子又何取於商陽

哀公使人弔黃尙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

君弔其臣於殯宮禮也然旣夕記唯君命止柩於壙鄭註壙爲道而檀弓亦云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安在闕路畫宮之不可以受弔使必弔諸其室則喪事有進無退葬以卽遠柩豈可反乎顧曾子譏之者或黃尙亦如杞梁之死國事喪自外入哀公迎而弔之歟然其事無可考矣

爲榆沈故設撥

撥之爲制不見於禮經鄭註以爲紼也顧紼以引車葬則用之此哀公於孺子贛殯耳士喪禮升棺用軸

註云。軸。輶軸也。輶狀如床。軸其輪。輶而行。無藉於紼。且大夫菽木西序。士掘埵見衽。其制狹小。適足容棺而已。天子諸侯以輶車載棺。而覆幬其上。攢中必倍廣大。恐其下棺不正。故先以沈榆置坎底。令其地滑。而設撥以正其棺。廣雅。撥。治也。楚辭有云。孰察其撥正。又云。撥諂諛而匡邪。則撥之爲義。取匡正也。大夫朝廟用輶。而殯葬不用輶。見賈疏。三臣之設撥也。何爲。

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

征苗有誓。誓非殷始。塗山有會。會非周始。且商書起湯誓。周官有時會。其時君臣一德。何叛何疑。豐所謂叛與疑者。如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者也。當哀之時。上下相惡。君隱誚其臣之食言。臣不知其君之得死。甚於昭公之與意如矣。使哀於臣民間。能泯其猜忌之心。而以禮義相臨。以誠信相與。三桓雖侈。亦何必屢以逐君成名。有山之遜。豐殆微見其兆。而示之以欲戢臣奸。先孚民志。慎毋令國人惡之。

喪不慮居

鄭以慮居爲賣舍宅以奉喪。意按下文爲無廟而善之。古者廟在宗子之家。凡爲支子。不得祭其祖禰。此所謂廟。蓋殯宮也。倘以厚喪而失其居。則殯宮將置何所。或曰。慮居謂謀寢處之安。夫斬居倚廬。齊居堊室。何安之可求。或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此平居造家則然。哀痛迫切之中。何暇經營及此。故知鄭註不可易也。難鄭者。謂民之田宅。皆屬於公。非已所得私售。然曲禮有獻田宅之文。可以獻卽

可以售。記禮者未嘗不雜出後世也。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

首稱晉。概舉之也。下稱大夫。謂晉人有獻於文子以落成其室。而諸大夫發言爲頌也。頌者不止張老一人。而張老於贊美中。寓諷諫之道。故君子獨善之。註謂晉君獻之。大夫亦發禮以往。非也。

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原壤蓋南華所稱子反。琴張之流。臨尸而歌。顏色不變。孔子所目爲遊方之外者。而旣與爲故人。則不得以一日之惡。而棄平生之交。顧夫子不磷不緇。雖日與不善遊。無所損於堅白。從者則不能也。故於其可已之問。而示之以不已者。第以親故存其人。若論其事。則固屏之。惟恐不遠矣。他日夷俟而叩之以杖。黜之爲賊。誠惡其背禮傷教。賊夫人之子也。故借其脛以警門人。

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諸家以祔爲合葬。季武子所謂周公蓋祔者也。獨三山陳氏有祔廟之說。義亦可通。蓋衛用殷禮。練而後祔。其去卒哭爲日遠也。故曰離之。魯從周禮。終虞而祔。是與卒哭爲日接也。故曰合之。孔子善殷而不敢非周。善夫云者。疑而未定之辭也。而陳氏以離合爲廟之昭穆。則未敢謂然。

讀禮記卷三

王制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此文取諸孟子而有異者。以天子臣天下。諸侯臣其國。上下相屬也。天子不言內臣。而舉公侯伯子男。則合中外而臣之矣。諸侯不言附庸。而舉卿大夫士。雖其國中。猶不得盡臣之。此王者所以謹持其操柄也。周官有中大夫。侯國無之。蓋天子體尊。萬幾事殷。故六卿爲上大夫。次中。次下。以相爲副貳也。諸侯之官不備。三卿尙有兼職。况大夫乎。設其參。傅其伍。施典在王朝。不敢自爲也。其爵皆五等。而不列天子與君者。明示以君臣之分位懸絕。法虞周之制。而不能無後世之私矣。

下當其上大夫

諸侯之上大夫卿。而此於三卿之下。別有上大夫。何也。按周禮。大夫同四命。而序官則有中。有下。是於四命中。自分爲中下。侯國五大夫之有上下。亦如此矣。周禮小宰之職。實佐冢宰。侯國不設天官。則小宰爲上大夫宜矣。魯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又有臧氏。世爲司寇。不以孟孫兼之。則司寇或亦上大夫。其餘則爲下歟。鄭註以此爲卿大夫類聘並會之序。而邵氏以爲此參三等之國。而言其卿大夫士制祿之相當者。然考上文制祿之數。大國大夫受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次國之卿受田二千四百

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則次國下卿之祿實三倍于大國之上大夫。其不相當明甚。邵氏之說非也。觀春秋傳荀庚孫良夫來聘。臧宣叔述古制以告公。與此相合。非鄭註之顯證耶。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徐氏師曾謂此當在上士二十七人之下。錯簡在此。蓋既言上士。知其有中下。如周官大夫四命。下不言士。知其有三命。再命一命之士也。然其有云者。固不盡有之辭。意專爲小國言之也。如子男五十里。地小則事寡。事寡則官省。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鄭註謂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益之以府史胥徒。已足供職。何庸多設中下士乎。其或有之。則三分其上之數。各居其一。中士九人。下士九人而已。徐氏以爲中士三倍上士。下士三倍中士。則總計三百餘人。吾不知田賦所入。何以供之。

天子之縣內

古無以王畿爲縣者。唐虞稱服。所謂弼承五服是也。周語有曰。邦內甸服。又曰。規方千里以爲甸服。皆仍禹貢五百里甸服之文也。自騶衍以中國爲赤縣神州。而始皇刻石之罘。遂曰。大矣哉。宇縣之中。不韋月令亦曰。合諸侯。制百縣。王制兩言天子縣內。正以漢承秦後。襲其名稱。既以天子爲縣官。自宜以王畿爲縣內。而鄭以縣爲夏制。果何據乎。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

此封國之制。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皆本孟子。所謂周室頒祿之略。與武成分土。惟三正同。則此所稱九州。

國數。卽洛誥傳所稱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也。而鄭獨以爲殷承夏末之制者。則拘于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而職方封公五百里至諸男百里。皆與此不合故也。夫孟子之不合于周官者。先儒專計穀土之說遊是。至謂禹時萬國。不過約略之辭。商書亦曰。表正萬邦。頌曰。肇域彼四海。安在其制承夏末也。呂覽言神農封建。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乃有十里之邦。由是推之。夏時尙近黃炎。建國固應多于殷周。其後互相并吞。漸至減少。故唐虞萬國。殷三千。周千八百。迄乎春秋。可考者僅百七十餘國。其勢然也。而必執塗山之會。謂禹之弼成五服。規方萬里。又謂周公斥大九州。復禹舊服。以牽合于職方分封之數。則朱子所謂恐是諸儒立此筭法。而其實不然者。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

內言祿。明其不繼世也。其稱諸侯。何也。卿大夫有德則出封諸侯。有功則入輔王者。內外爲一體也。邦畿之內。公邑家邑。小都大都。受地則有之。非實有九十三國列爵而封之也。觀此而知說春秋者。每以稱伯稱子爲爵。誤也。其所謂宰。咺。宰糾。宰周公者。冢宰也。所謂祭伯。凡伯。毛伯。召伯者。以采配字也。所謂王子。王季子者。未受采之詞也。所謂尹子。單子。劉子者。尊其名而代之以美稱也。使謂寰內有五等之爵。何以終春秋無稱侯與男者。而南季。仍叔。榮叔之稱。不顯以字著歟。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升于司馬曰官材。隸于司徒曰民材。當其賓興之日。鄉老與羣吏獻其書。及其詔爵之時。司士與羣士定

其論。其不言司士而言士者。言司士恐士不與。言士則司士無不與也。至于司寇士師而下。鄉遂縣方皆士也。而斷獄求中。必聽民所刺宥。及其協日刑殺。則必肆之三日。所謂國人皆曰可殺者。故不言士而言衆也。王者無私喜怒。爵必定于能辨然否之士。刑必斷于無作好惡之民。鄭於此註。引書克明德慎罰。則文王所以造周。亦由於此。而孔疏必推爲殷法。何也。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

此天子將出巡守而祭告天社及祖禰也。按小宗伯。類社稷宗廟則爲位。是社禰亦可稱類。肆師。類造上帝則爲位。是上帝亦可稱造。而宜則獨用之于社。故太祝六祈。有類造而無宜。其大師則宜于社。大會同則宜于社。孫炎釋爾雅。謂祭之以求其福宜。故謂之宜。然類帝造禰。獨不以祈福佑乎。蓋古者載主而行。賞則於祖。戮則於社。賞而僭。猶不失爲寬仁。刑而濫。則非所以爲欽恤矣。故祭社名宜者。欲其刑戮之適于天理耳。觀中庸義者宜也。其意可知矣。

天子七廟

七廟之說。朱子疑鄭而是劉歆。歆謂七者正法宗。其變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其意以周之文武亦如殷之三宗。不在七廟之限。而鄭以殷爲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將以無逸之稱三宗爲虛言耶。否則契與湯既爲百世不遷之廟。益以三宗。則昭穆中惟考而已。安有此禮。致堂胡氏謂歆爲七廟是矣。而有功德則宗。無則遞毀。是爲子孫選擇祖考。非孝也。然公議不能沒于人心。自周公制爲諡法。大行受

大名。小行受小名。非臣子議君父乎。何爲至南郊而稱天以誅之。

祫禘祫嘗祫烝

以祫冠乎禘。嘗烝者。謂禘嘗烝而祫也。士虞禮曰。哀薦祫事。彼以死者祔于皇祖。猶謂之祫。况天子諸侯萃其親廟。以合食于太祖。而不可爲祫乎。顧大夫士亦於虞祔稱祫耳。其四時之祭。則特牲。少牢。皆曰用薦歲事而已。夫祔祠嘗烝宗廟正祭。一時。值而三時。祫似乎卒求成事者。何也。則以天子諸侯之廟禮煩。程子之說爲正。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

此漢承秦人變法之後。而欲立井田。制居邑。反先王養民之政。以爲興教地也。建國必依山川。田牧亦資沮澤。鼃錯所謂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觀其草木之饒。是也。山川有向背。則天時有早晚。天時有早晚。則人事有緩急。順其節候。審其土宜。而於衍沃之地。因其下濕。以井之。隨其原陸。以邑之。務使井與邑相近。無相遠焉。則便于耕作。而任其男女之力。以興其耕桑之利。此民之所以咸安其居。事功勸而尊親之意油然而生也。

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司徒之六禮七教八政。不及周官三物之詳備。而詩書禮樂之教於樂正者。則視周官之樂德樂語樂舞爲有加焉。非立教之故略于鄉而詳于國也。鄉多業農。當其幼而入于家塾。必俟新穀旣入。耰鉏旣藏之。

後。踰冬至四十五日。則又出傳農事。其有幸而升于黨庠者。必閭胥書其敬敏任恤之人。二十五家中或僅一遇也。至于王子國子。自八歲入小學。皆就外舍。師氏教之。保氏養之。凡所謂學樂誦詩舞勺舞象。固已訓誨之周詳。服習之積久矣。第恐明其數未通其義。則所以成德而達諸用者無術也。故於十五入大學時。樂正順先王之道。以造就之。於詩教以溫柔敦厚。於書教以疏通知遠。於禮樂教以恭儉莊敬。廣博易良。皆所以導之以脩身繕性之方。敷教定功之本。將出而服官于王朝。而豈如六禮之不備乎。五禮七教之徒。增乎五教。八政之有異于洪範。其爲事之顯明簡易者哉。用此知周官之三物教民。亦第爲鄉學詳立其規。而非求備於一人之身也。試思六德六行六藝。自非上聖大賢。烏能純備。有一於此。而出爲鄉遂之吏。固已遠於末世官人之苟簡矣。

終身不齒

此先王特嚴其法。以爲不帥教者警。非果有是事也。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之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據此則苟有傲狠不順之徒。其庶民早不升於庠序。其國子亦不隸於成均矣。故郊遂之移。棘寄之屏。皆甚其辭以警衆。而并交警於君卿大夫之未能躬行以默化也。此所以法立而不犯者也。不然。圜土之罷民。反於中國。不齒三年。何忍以從學之士而終身棄之。

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既曰衆疑赦之。則釋爲無罪人矣。又何小大之可察乎。此察其比以成之者。卽下文成獄辭。史以告於正

者也。孔疏不以此結全節。而專屬疑獄。非也。或謂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自有律例。而吏胥得藉手以售其奸。何取於比。然司寇有刑象。懸諸象魏。宣布四方。呂刑有曰。明啓刑書。子產亦鑄刑書。使非聰明忠愛之士。而徒以意論其輕重。測其淺深。果盡當於先王之制乎。鄭注。已行故事曰比。故事而垂諸後。必其歲終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者。法以人行。雖范匄之刑鼎。鄧析之竹刑。猶可用也。而况先王之著爲邦憲者歟。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

自司空居民以下。羣臣各舉其職。至歲終而質其治成於天子也。按周禮司會掌考日成月要歲會。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爵祿廢置。則司會質成。冢宰佐王以受而平斷之。宜矣。若樂正、司寇、司市從司會以質成。願不受以總治六官之太宰。而移之司徒、司馬、司空。何歟。百官各有所屬。考成宜從其長。而當其質諸三官。亦以司徒、司馬、司空達於天子。而還報其平。其進退百官之權。直重於冢宰。此非周制明甚。或曰。漢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故也。然作王制者。孝文博士。其時尚因秦官。至哀帝始改丞相爲大司徒。武帝始省太尉置大司馬。成帝更名御史大夫爲大司空。不應於孝文時預尊其官。嘗考伏生大傳。於堯典有曰。天子三公。一司徒公。一司馬公。一司空公。於秦誓又重出之。則此殆用大傳之言歟。其質成不

及宗伯者。或以上文本無宗伯。然上文亦無太史。何以及之。按周官冢宰、司徒、司寇無不各考其屬。而宗伯獨無所考。則新安王氏所謂禮典有常。無可損益者近之。而太史執書以詔王。樂正崇術以教胄。卽宗伯之大要舉矣。固無事於歲會也。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

祭與養老殊事。而連言之。則此祭當如文王世子視學而祭先聖先師。適東序而釋奠於先老者也。馬氏以追養繼孝訓祭字。則與養老非同日事。何必牽連及之。祭言冠而養言衣。祭與養冠同而衣異也。鄭注皇爲冕屬。冕則玄表纁裏。不應畫鳳羽爲飾。按皇者美大之稱。又莊盛之貌。義於賁首爲宜。孔疏以太古冠布。謂虞爲白布冠。則大非五冕之屬矣。

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

此以山川約中國之大界也。其意主冀言之。故自北而南。起自恆山。終於衡山。自東而西。溯自東海。訖於流沙。而其中則表冀之南河、東河、西河。以定其疆。當孝文時。恆山以北。未築朔方。流沙以西。未闢敦煌。東海以東。未置樂浪。衡山以南。未極日南。凡孝武所爲。卻胡攘越。改雍爲涼。改梁爲益者。未之及焉。故於四封皆曰不盡。猶能窺見虞夏聖人之心。創制九州。統領萬國。必將留其餘地。以處戎蠻者。觀扶風兩粵傳贊。追慕於太宗之鎮撫尉佗。有以也夫。

月令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

一歲之候七十二。則月有六候。而此記時物僅五。唐月令取草木萌動以補之。蓋本逸周書時訓解。然時訓記候之文。多似雜取月令以爲之者。至如春分之後。雷乃發聲。始電。小雪之後。天氣上騰。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文相連屬。本爲一事。而時訓皆分爲兩候。於義尤有未安。其爲後人僞書明矣。按夏小正於每月記時物。多至十餘。如正月啓蟄。鴈北鄉。魚陟負冰。時有俊風。滌凍塗。獺祭魚。與此正同。他如囿有韭。田鼠出。以至柳稊緹縞。雞桴粥。此皆無之。蓋小正詳於記時。而呂覽意在行政。故於十二月中。或四或五。不一定有六候。但取其順天道以脩人事。亦如昏旦中星。誌其大略。未嘗沾沾求合於歷也。

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

星謂二十八宿。辰謂十二次。日月之所會也。星有贏縮。日有薄蝕。月有盈虧。推步不精。則其所宿留所離去之度數。必有差貸。而人事之得失。莫知所轉移矣。故戒之以毋失經紀。欲測其變以順其常也。經紀有初。卽孟子所謂求其故者。布籌積分。從今日逆溯其前。然後從上古順推其後。躔度不差。則天運有準。是卽所謂典法也。鄭註謂六典八法。似於本義不相連屬。不如陳氏集說直指爲天文之占候者得之。

皆脩封疆。審端徑術。

起土曰封。畫境曰疆。此總言其地域溝樹之大界也。一夫之田。有徑有遂。遂廣二尺。徑容馬牛。溝洫畛涂。莫此爲仄。每易惑亂不清。惟於此審而端之。使彼此無相爭奪。則其大者自不勞而理矣。故正經界必自

徑遂始。

以太牢祠於高禘。

高禘之祀。先儒辨之特嚴。謂此爲秦人妄舉之僭禮。考諸周官。儀禮。春秋三傳。國語。無一言及之者。是矣。然生民之詩有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則天子固有所嗣之禮矣。又曰。履帝武敏歆。則天子親往而后妃從祀可知矣。但未有高禘之名耳。朱子於生民。玄鳥二詩。遵用毛傳。未嘗明黜其非。且引張子。蘇氏之言。以證其理所或有。則二詩之未詠及禘者。或鄭註高辛後爲高禘。而蔡邕謂自古有之者非歟。秦人之仰其嘉祥以立其祀也亦宜。

雷乃發聲。始電。

雷與電同氣。按春秋隱九年。大雨震電。疏引河圖云。陰陽相薄爲雷。陰激陽爲電。故震是雷之劈歷。電是雷光。據此則雷電一物。時訓分爲兩候。非也。且時訓與月令。並列逸書。月令不以玄鳥之至爲候。時訓用之。異矣。然玄鳥司分。使云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始電。又五日。蟄蟲咸動。啓戶始出。未爲不可。顧乃折雷電而刪蟄蟲。吾固知時訓非周公之書也。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此習舞釋菜。專爲大學教士而言。教必兼禮與樂。而春以樂爲主。樂必兼舞與聲。而春以舞爲主。周官大胥春合舞。秋合聲。與此春習舞。秋習吹。其事一也。仲丁不言習舞。而言習樂。季春不言合舞。而言合樂。則

兼舞與聲言之也。按月令。一歲習樂者七。而惟仲春。季春。天子親往。并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則以王子國子皆入於學。至九年業成而出。始簡不帥教者以告於王。爲時久遠。考校太疎。故於每歲兩親視之。以驗其聲容節奏之果有合於六樂否也。此教冑大事。故以樂正司之。至孟夏爲飲酎而習禮樂。仲夏爲雩祀而脩韜鞬。季冬以成歲終而大合吹。皆無與於教事。故但以樂師任之。而不復命樂正。蓋猶有先王尊師重道之心。可爲知國本也已。

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

先帝者。祖考之稱。而鄭釋爲太皞之屬者。以祭自天子知之。蓋鞠衣爲王后躬桑之服。今薦衣如其色。是代爲后告將治蠶。而祈神之福佑也。婦人無外事。使先帝爲祖考。則寢廟中后自從王裸獻矣。其云之屬者。孔疏謂蠶功既大。總祭五方之帝。則黃帝之命西陵始蠶者。在其中矣。

毋出九門

鄭註。九門爲內自路門外至關門。顧臯門以內。朝市在焉。宗社在焉。豈爲人民弋獵之場。不如呂氏春秋註爲三方九門也。但高所謂三方者。指南北西面言之。恐有不然。按春秋僖二十年。新作南門。穀梁子曰。南門者法門也。註謂法令之所出入。則凡非法非令之物。雖非季春。亦自有禁。則三方似宜指東西北面言之也。後文九門磔攘。義與此同。蓋南爲正陽之門。月當夫而位嚮離。陰不得而干之。故無煩於磔攘。高不尊南而尊東。以其爲旺氣所在之方也。見亦迂矣。

王瓜生

夏小正王荳秀。大戴無註。呂氏春秋王善生。高註善或作瓜。瓠瓠也。王荳王善。名未詳於爾雅。疑與王瓜同物異名。按爾雅鉤、葵姑。郭璞云鉤、瓠也。一名王瓜。實如瓠瓜。與高註合。則高固以王善卽王瓜矣。鄭以王瓜爲萆挈。博雅云萆挈狗脊也。本無瓜名。似高爲得之。王荳言秀。義與生殊。鄭箋爾詩以四月秀萆。疑之。亦未能決其必然也。

毋休于都

高註耕者少舍。謂皆出在野。則仲春已然。安有至孟夏而猶休於都者。觀此之命農勉作。則知前之少舍。鄭謂耕事稍閒者爲是。使非耕事稍閒。又何有暇日以治闔扇而周寢廟。此尤文義之易明者。惟立夏以後。芒種以前。分秧之時。兼以刈麥。農作尤殷。固宜飭之趨於田矣。四縣爲都。言都而千室之邑。十室之邑。俱在其中。不必定爲國都也。

天子飲酎用禮樂

此秦人之禮也。註引爾詩爲此春酒以介眉壽。然詩是民之忠愛其上。非謂國君間于政事而饗羣臣。度此飲酎。不過如叔孫通所采秦儀。置法酒於朝堂。以尊卑次起上壽。漢高歎爲今日始知天子之貴者也。然以君臣之闊絕。而相與作樂燕飲。雖不及鹿鳴嘉魚。而於秦仲開國之初。所謂旣見君子。並坐鼓瑟者。或庶幾焉。

大雩帝用盛樂。

此祈穀之雩。與旱熯之雩殊。旱熯則吁嗟以求。祈穀則盛樂以祀。其不用孟月而用仲月者。蓋一陰方生於下。恐盛陽迫之而不得舒。故以樂宣其氣。使得出而佐陽。則和以致雨。雨以澤物。百穀各成其形質而堅實矣。故孟春但言祈穀。此則曰以祈穀實也。

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

三者不順於時。故並禁之。考周官掌染草以春秋斂其物。物謂藍蒨象斗之屬。則夏不艾藍可知矣。考工輅氏。凍絲以浼水漚其絲。鄭謂浼水以灰所浼水也。而凍帛以欄爲灰。渥淳其帛。是燒灰所以給澣練。何必如呂覽之以灰爲炭也。凍則必暴。故曰晝暴諸日。但盛夏非凍絲凍帛之時。染人職云。春暴練。不用夏也。言練則布亦然。藍與灰必徵諸山澤之農。而布又通上下用之。故特著爲令。以宣示於民。使知逆其時者之必致敗物而無成功也。

百官靜事毋刑。

此專爲朝廷言之也。呂覽刑作徑。註謂當精詳而後行。然上文已云毋躁。躁於動卽徑於行。不亦言之重意之複乎。不如此作毋刑。爲靜以養陰之尤大者。其休咎不第係於一身也。故上曰君子。此曰百官。

伐蛟。取鼃。登龜。取黿。

鄭以周官秋獻龜魚。謂記禮者誤書於此。顧蛟之爲害。惟夏最甚。有則伐之。豈能俟秋。按夏小正。二月剝

鱣。鱣卽是鼉。李斯上始皇書有曰。樹靈鱣之鼓。註云。鱣。徒何切。皮可冒鼓。而大戴傳亦云。剝鱣以爲鼓也。左氏。楚人獻鼉於鄭。本屬春時。而此登之取之。同在季夏。正以伐蛟之故。而舉水族之靈與巨者類記之云爾。

黑黃蒼赤。莫不質良。

黑黃蒼赤。所以爲黼黻文章之本。使朱丹藍蒨。其質不良。則染而織之。其本色必不鮮潔。其間色何由分明。故黼黻文章。惟期古法之是遵。而黑黃蒼赤。尤虞人情之多僞也。五色不言白者。白惟以浼水凍其絲而已。無染功。故不及之。

天子居太廟太室。

不曰明堂太室。而曰太廟太室者。以一室統四廟也。按洛誥。王入太室禋。疏謂清廟中央之室。室之大者。此室亦當猶之。故季秋奉嚴父以配天。必於此。四時迎氣祭五帝亦於此。每月朔則告朔於祖廟。出而就其當辰之室以聽政焉。而註疏謂聽朔在堂。不於四角之室者。蓋拘於考工之五室。謂士位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李謐所譏爲左右之个。棄而不顧者也。而謐又訾大戴九室。謂左右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義無所據。則朱子謂隨時而異門者亦非歟。然青陽左个卽元堂右个。正康成所謂水木用事交於東北者。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所謂木火用事交於東南者。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所謂火土用事交於西南者。總章右个卽玄堂左个。所謂金水用事交於西北者。但鄭屬之於四堂之偏。未免爲謐所譏。朱子用之。

於四隅之位。則固爲五行正義也。李泰伯作明堂圖序。謂月令之文。最爲明著。取以爲本。而九室戶牖。協於盛德。記八牕四闕。稽諸白虎通。十二階采三禮圖。四面各五門。酌明堂位外傳。以泰伯之序。合諸朱子取象井田之言。可以得所折衷矣。

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

鄭註夏曰大理。蓋臯陶於虞作士。於夏爲大理。故其子孫以官爲氏。商末有理徵也。路史禹命孟涂爲理刑。則理之爲夏官審矣。傷創折斷。當指民間之鬪毆而損其肌膚筋骨者。瞻之察之。視之審之。所以衡其輕重。以定刑罰。故下文遂云決獄訟。戮有罪也。其不言廷尉而曰理者。殆欲其舉古之明。允以爲法歟。

農乃登穀

穀者總名也。不名其物。嚴陵方氏以爲稷也。蓋舉其長乎百穀者言之。然王日一舉。食用六穀。孟夏之麥。仲夏之黍。季秋之稻。月令第舉其三。而爲稷爲梁爲苽。未著於策。意當萬物告成之月。先後畢登。故第稱其總名。而不得專指一物歟。且天子嘗新。必有所配。如以彘嘗麥。以雛嘗黍。以犬嘗稻。是已。今以所登者非一穀。則其配食者亦非一牲。故皆略而不言。然則方氏之訓爲稷。固不如鄭以黍稷之屬該之者爲當。按黍之種類非一。一歲不嫌再登。

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春養幼少。秋養衰老。所謂老以及老。幼以及幼。先王善推其所爲者也。非如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必爲死

事者之父祖子孫。蓋謂之饗與食。隆禮也。當行於學。此但謂之養。且與仲夏之壯佼同養。則禮爲輕而恩爲重矣。凡所以倚杖所以持授之。亦以尊之。糜粥以爲飲食。而謂之行者。殆如句踐之載稻脂以行。使國中無不舖也。無不歡也。但彼施之孺子。而先王用之衰老。其心之公私大小殊焉。

瞻肥瘠

將待季秋之饗。則犧牲固已擇其毛納諸滌矣。恐芻豢者失其職。故循行以察其肥瘠焉。瘠之爲病。雖非若辨色不純。展角有傷。然如曲禮之舉牲號。牛曰一元大武。彘曰剛鬣。羊曰柔毛。皆謂肥也。使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而實羸瘠。不稱其名。卽爲矯舉以祭。神必吐之矣。祭祀以爲民也。而顧無以昭民力之普存哉。

天子乃儺以達秋氣

季春於卦爲夬。以五陽決一陰。而猶恐陰之或奸乎陽。仲秋於卦爲觀。以四陰仰二陽。而亦恐陽之或抑乎陰。奸與抑皆不和。故春有淒風。秋有暑雨。積於氣而爲厲。則中於人而爲災。故用儺以震動之。使其氣上下流通。而無壅滯。則寒暑平。而鬼亦不能行其疫矣。其曰天子乃儺者。參贊化育之能。當歸天子。雖春儺及於侯國。冬儺遍於民間。亦必待天子命之。

以犬嘗麻

內則飯黍稷稻粱。疏謂諸侯朔食四簋。天子則加苽麥。未聞以麻。爾雅釋草有泉麻。內則女子執麻泉。第

取其皮績爲布而已。其有子可食者爲苴麻。爾雅九月叔苴是也。然祇用以助飧。非爲正食。當仲秋麻熟之時。薦諸寢廟。既薦而以犬配食。亦嘗新之禮則可。不謂竟秋三月食麻與犬也。古人熬豆而食曰啜菽。菽爲大豆。亦非貴者所常御。故不在食用六穀中。今庶民之家。南人食稻。北人食麥。菽則屑以爲腐。亦或雜稻米爲糜。麻則未有用爲羹食者。月令夏食菽而秋食麻。殊不近情。陳氏集說於四時所食。皆無訓解。殆亦疑其理之難通。故云略之以俟知者。

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

鄭注僕爲戎僕。以秋獮治兵。故不用田僕也。周官無騶。鄭以趣馬當之。按趣馬掌駕脫之頒。蓋駕車以供御者。非自御也。語本春秋正義其御則天子以戎僕矣。諸侯亦有掌御之官。如晉使程鄭爲贊僕是也。大夫以下官省。或以騶兼御。如孟子之御騶豐點是也。鄭疑騶之爲御。故云七騶主爲諸官駕脫者。不數天子。遂與其數不符。不知僕以主車。騶以主馬。各有專司。則此當爲天子一騶。諸侯一騶。軍吏一騶。師都一騶。鄉遂郊野百官各一騶。合爲七也。孔疏引皇氏之說。謂天子有十二閑。馬六種。則有六騶。并主騶者爲七。然天子以田獵習戎。何必六騶俱出。況騶既駕馬。又爲載旌龜蛇爲旐。舉郊野之大夫所建。以該太常壇旗之屬。而豈爲天子掌六馬之騶乎哉。

司徒搢朴北面誓之

春蒐之表貉誓民。冬閱之斬牲徇陣。鄭皆曰司徒六官通職。王制所謂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也。

朴作教刑而摺之以誓軍旅。內以作其尊親之義。而外不盡其殺戮之威。隱示以先王尙德之旨焉。顧治兵不用仲秋而用季秋。殆欲損益周禮以成秦典。如是月饗帝而繼以嘗歟。其北面者。蓋仰對天子以代申其誓命云。

命太史釁龜筮。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龜筮所以稽疑。如國有大遷。大師大祭祀之類。則先筮而後卜。今本無疑事。徒因攻龜相蓍之餘。殺牲以釁。而命太史占其坼兆。審其卦辭。以察後此之吉凶。不亦惑乎。然興亡禍福。不敢自信。而欲稽謀鬼神。亦未嘗無恐懼脩省之心焉。阿黨則罪。卽戒大史之詞。如崔杼遇困之太過。史皆曰吉。衛莊占北宮之夢。胥彌赦以爲不害。是阿君黨惡也。怵之以罪及其身。無能掩蔽。欲其直言不諱。使己得善所從。違也。而注疏以阿黨歸之治獄之吏。則無或枉撓。毋留有罪。已於仲秋季秋兩飭之矣。似無煩於瀆告而轉充其耳也。

塞徯徑

鄭注。徯徑禽獸之道。極言其小耳。蓋民之爲姦非者。不由正路。多趨邪徑。周官野廬氏禁野之徑踰者。修閭氏禁國之徑踰者。凡以防草竊姦宄之往來也。與此塞之同義。高注。爲其敗田。是月禾稼畢升。困倉盡斂。何禽獸之足爲害。

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

來年云者。歲將畢而更新之辭也。秦以亥爲歲首。則此之所祈。當在本年。不得爲來。顧季冬飭國典。論時

令亦曰待來歲之宜。則知秦雖建亥。亦如周之建子。其行事皆用夏正也。惟來歲受朔。鄭以九月爲歲終者。則秦之正。蓋於其頒朔而定天下之稅貢者知之。天宗諸家異說。不如鄭以日月星辰爲是。蓋三光順序。四時不愆。則年必多福。所爲祈也。

諸生蕩

先王惡夫陰之殺物也。於一陰之月曰死生分。見死者自死。生者自生。迨十月純陰之後。一陽甫動於下。則不言死。第言生。且曰諸生。是凡物之感陰而死者。至此皆有萌生之象。故曰復見天地之心。然其時猶蕩而未定也。微者何以充之。使著。危者何以扶之。使安。齋戒以寧靜其身心。君子於此有大懼焉。

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春薦鮓。冬薦魚。此月令法周頌之潛也。然秦於周四時之祭。僅見有嘗。而麥黍麻稻之薦新。獨兢兢焉。至於魚。則於始漁而親往觀之。繼事而乘舟取之。不亦習其末而忘其本乎。意者秦旣嘗於季秋。則此季春季冬之薦魚鮓。或卽爲祠與烝而設歟。不然。魚炙庶人之薦也。何天子特重之。而亦如獵而執弓挾矢以親殺歟。

命農計耦耕事

自商君破壞井田。開墾阡陌。與民爲業而收其稅。則歲時合耦。計惟聽其自爲。而猶布爲歲終之令者。何其不忘乎農也。且月令一篇。於田家春夏耕作。秋冬斂藏。屢命有司。循行勸勉。蓋旣窮其地利。卽思盡其

民力藉耕戰之資爲兼并之業。班史所謂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者也。

讀禮記卷四

曾子問

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聲三。告曰。某之子生。

世子所以嗣君者。而稱曰某之子。則不必嫡夫人之子也。無子而有子。則宜速告。然不可以吉禮告。亦不得純以凶禮告。故太祝裨冕升自西階。面殯也。盡等。欲其聲相聞也。不升堂。不敢逼近于神。敬之也。將告而先命毋哭。復舉聲三。不以悲哀亂神之聽。尤以噫歆萃神之靈。欲其審詳于所告也。既告而升堂。奠幣。衆哭盡哀。在死者既有以慰其望。而生人各有以盡其情。自非聖人達于幽明之道。烏能使吉凶禘出之曲中於禮也如此。

子升自西階

升自西者。以初告生時。子未見殯。未命名。不得遽嗣大統。故不敢從東階也。迨太宰立名。祝告敢見。而後稽顙祖踊。外內從子。則成乎其爲世子矣。子襲衰杖。少師奉之。而宰宗人皆裨冕。何也。蓋幸國統之有所托。爲先君釋其憂。爲嗣君明其尊也。師則教子以道。煢煢在疚。卽身示之矣。

奠出

前告生而後朝奠。此亦告見而後朝奠。顧不曰朝奠。而曰奠出者。以奠子而出也。當君薨。子未生。室中朝

夕之奠。皆攝主者爲之。今太宰既與宗祝裨冕而居相禮之班。則固俟世子告見成喪之後。以主是奠。而定其爲國嗣也。或謂奠必前設。亦如世子生三日見于君。接以太牢。朝食而後行事。彼有君在。則然。豈可執以例此。況內則明有冢子未食而見之文哉。

自啓及塋不奠

不奠者。不設父之朝夕奠。亦不設母之朝廟祖遺奠。按。塋前啓殯。尸柩既見。主人不敢去而之他。自不暇爲父徹舊奠。陳新奠矣。而亦不設母奠者。以下句行塋不哀次知之也。孝子之心。豈敢稍薄于母。而有所尤隆于父。不幸並喪。而急欲營父之塋。自不得不速行。母之塋次。且不敢伸哀。又何陳鼎設饌。苞牲實簋之暇爲乎。至於其虞。則雖母之葬先反。而必俟諸次日之日中。蓋稔知母之心。亦必如是而後安也。由是推之。父在而爲母齊衰期。先王之制喪服。用意深矣。

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

因喪服而冠。說者多疑之。以上文冠者未至則廢。明訓昭然。今未及期日。事尤可已。何爲因凶服以成吉禮乎。意必其時有迫於不得已者。前言其禮之正。此告以禮之變也。故夫如之云者。蓋不必有是事而設言之。

於是乎有冠醺無冠醺

考士冠禮。三加而總一醺者。醺也。三加而用三醺者。醺也。其禮皆有賓贊。有祝詞。惟庶子冠於房外。南面

遂醯。鄭注。醯者不祝。不祝則無賓可知。禮文簡略。與此冠醯正同。蓋諸侯大夫。既受冕弁之賜於天子。不啻天子爲加其冠。歸而服賜服。設奠於祖考。與其羣臣燕飲以榮之。則惟醯用酒而已。何醴之有。按家語。邾隱公問冠禮於孔子。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爲賓。公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北。其醴也如士。此諸侯冠以醴之正也。於斯則無用此矣。

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

按前經冠子之禮。此亦宜爲外喪。昏重於冠。冠猶可以不醴而成其冠。昏必不可以違禮而成其昏。其改服於外次者。以己之父母昆弟俱爲之衰。經哭泣自不得以親迎盛服入門而見之也。女初於歸。於死者雖爲義之所當服。要非心之所誠哀。入門改服。從夫哭而哭之。禮所爲稱情以立文也。曷以知其爲外喪也。齊衰大功之戚。有異居者。聞喪則必奔赴。何爲卽位而哭。直與冠子同文。

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

按大喪記。君弔其臣。斂則撫其尸。既殯則稱言而踊。君不拜也。今季桓子喪。客升自西階。弔。言弔不言拜。衛君無失也。又大夫。君弔其臣。若有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是喪以尊者拜賓。衛君弔而公拜興哭。公亦無失也。獨康子拜稽顙爲非禮耳。彼豈見大夫。君拜。主人陪其後而亦拜歟。然大夫避國君。不敢專代爲主。公則宜專。而彼且同時拜者。其陵上不臣實甚。故不曰今之二孤。自康子始。而曰康子之過也。近有說者。謂衛君屈體於鄰國之權臣。哀公不能自強而下同於季氏之孤。專責二君。不顯與經背歟。

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言總以該小功也。小功兼有從母總。并及姑之子舅之子。倘族大姻多。士得不廢其祭者寡矣。故惟以所祭之祖禰爲斷。如己之小功。於禰爲總。於祖無服。己之總。於祖禰俱無服。有服而舉其祭。則所祭者之心必痛。無服而廢其祭。則主祭者之心不安。大夫自齊衰以下。外喪皆行。士不敢以同門爲限。而必論服之有無。此先王緣情制禮。不忍抑天下人子之仁孝。而不得伸也。末句專爲士設。不關大夫。

不配

配者。少牢饋食所謂孝孫某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者也。攝主非正。簡其儀節可矣。胡爲祝不及於先妣。蓋以宗子負罪去國。神所怨恫。雖祭以上牲。恐無以致皇祖之醉飽。故不厭。恐無以合賓長之懽心。故不旅。既不能洽於神人。又何敢承受多福無彊。故不綏。亦不嘏。而甚至於不配者。隱自責其孝之不足饗親。以重爲貶損。庶幾神鑒其衷。但稱皇祖而鋪筵同几。卽先妣亦從格也。或以不配爲庶子承祭。不以夫婦相比供事。未免曲爲之辭。

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般人既葬而致事。

不於初喪致事者。按士喪禮。始死帷堂。卽赴於君。君使人弔。則人子哀痛迫切之情。君具知之。自無公政入於其家。迨殯葬以後。喪事稍暇。乃告君以還其職位。而君許之。王制。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君於其民且然。況士大夫。閔子要絰卽事。而歸咎於古之道。爲時諱耳。夫子第舉夏殷。卽周可知。曾是文武元公而

不以孝教天下乎。後世之貪利背義，殆自春秋始矣。

文王世子

春夏學干戈

孔疏謂以干配戈。山陰陸氏駁之，以干戈爲二舞。然經傳未有言戈舞者。陸以兵舞當之。考樂師教國子小舞，其帔舞、羽舞、皇舞皆與地官舞師同。獨兵舞易爲干舞，則兵卽爲干。不待先鄭注之而後知也。況春官自大司樂以下諸職，多言聲舞。有司干無司戈，而司戈盾見於夏官。盾卽干也。其職云：祭祀授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安見其獨授以戈乎？故武舞之大者，左執盾，右執斧。其小者，則左執干，右執戈。亦如秋冬學羽籥者之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也。然則小樂正、籥師必分而學之，何也？蓋干舞有不配以戈者。如舞師之教編民、樂師之教國子，專主於祭祀山川之舞，恐其嫻於干而荒於戈，故令籥師教之，令其進反周旋與干相配，非爲別有戈舞而設之官也。

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

誦以釋其志，弦以和其聲，惟精於六詩六律者能詔之，故屬之太師。而禮與書不名所詔之官，惟其人也。蓋禮而曰執，非僅記誦之學，必有見之於持循者。書而曰典，非僅職守之稱，必有奉之爲法式者。豈第如禮有高堂書有伏氏以經秦火之後而能傳其藝，故後世稱之爲先師乎？此弦誦書禮卽大樂正所崇爲四術者，其義倍深於干戈羽籥，而先儒謂胥鼓南以上大學之法，春誦以下小學之法，恐不然也。

皆大樂正授數

鄭以數爲篇數。固非。後儒亦無確解。意干戚必有周旋終始之數。如樂記所謂大武六成者。語說則有先後多寡之數。如鄉射注所謂言語有節者。乞言則有拜跪酬答之數。如內則所謂三王亦微其禮者。此中皆有義理存焉。故大樂正授之。猶待大司成論說之也。大司成亦無確解。後儒皆知鄭注師氏之誤。而或以父師當之。然下文父師司成。謂成世子之德。非官名也。其亦孔疏籥師丞或異代之法歟。

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

三卽德事言也。曲藝本無與於三者。然就其中考之。或醫能明於五節以戒愆淫。卜能別其義志以寢私謀。御能範其馳驅以無苟獲。則於三者亦粗有合。卽可不終於藝。而勉進於賢能。陳氏集說謂舉說三事而一有善。三與一不虛懸而無薄乎。進其等者。拔而異之以爲獎也。以其序者。旣自以等升。而猶以藝序名之曰郊人。所以愧之使自奮也。此先王之曲成人材。卽所以重視民治者也。不然。彼旣可執技以事上矣。何又待之三年賓興之日哉。

旣興器用幣。然後釋菜。

此補前經立學之禮所未詳者。旣立學。則有禮樂之器。旣成器。則有適用之時。立學重於釁器。此言用幣。則知前言釋奠之有牲也。此言不舞不授器。則知前之有合爲備樂也。鄭注謂合祭邦國之先聖先師。其說非是。此言一獻無介語。則知前之僎賓有獻酬也。皆相爲申明之詞。至爲用器而告禮。又輕於告成。則惟釋菜而已。釋菜舍采。

字異而義同。陳氏以釋菜用芹藻。黃氏駁之。以舍采爲用幣。且謂蘋蘩菹藻。婦人助祭之末。非君子行禮之正。然傳云。澗溪沼沚之毛。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者。其謂之何。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

孔疏。諸侯謂之庶子。其職掌與夏官之諸子同。或見燕義。古者周天子有庶子官之文。遂謂諸庶通名。然考燕禮有云。獻庶子於阼階。又云。宵則庶子執燭。大射亦云。庶子設折俎。庶子贊授肺。庶子正徹公俎。及射既終。而酌獻執燭。一如燕禮。此庶子之見於儀禮者。未嘗一言諸子。則其爲諸侯官明矣。春秋官制變亂。傳無庶子之名。惟晉有公族大夫。掌公族及卿大夫之子弟。猶有庶子遺意。晉成公告欒書曰。膏粱之性難正。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靜者修之。皆此經正之之義也。

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

按周官太僕。王視燕朝則正位。未嘗如司士之掌治朝。於公孤卿大夫士一一詳其面位者。意內朝非君之所常御。而或與宗人圖嘉事。則父兄子弟之進見者。不過以昭穆年齒爲先後。故太僕無文。而此經於庶子之掌內朝。亦第曰東面北上而已。考燕禮。小臣納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卿西面北上。大夫北面少進。記以爲定位者。定尊卑之位也。蓋燕兼有異姓。而朝則惟公族。貴不敵年。父子長幼之倫。莫明於此矣。

族食世降一等

燕以飲爲主。禮所謂以我安無不醉是也。食以飯爲主。禮所謂賓三飯以涪醬。及賓卒食會飯是也。公與其族不與爲賓主。而齒以父兄。則必飲之食之。以盡其醉飽之懽。故上言燕。此言食。互相備也。祭畢則燕。行葦。楚茨之詩詳矣。然所以拜神貺。非所以明君恩。周官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賈疏謂下文別出饗燕。則經云飲食。是私飲酒法。此所謂族燕族食者。當不限以四時祭後。亦是私法。私之所以親之也。世降一等。謂燕食以世而降。賈疏與孔義同。是所謂親親之殺也。

五廟之孫

此古人所爲敬宗以收族者也。曲禮去國三世。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宗後云者。繼大宗者也。內則嫡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言嫡子。則知所事者之爲大宗也。高曾祖禰。各有所宗。而對始祖言之。皆爲小宗。四世而總。廟未遷。親猶未盡。冠娶死喪必告。第舉四廟足矣。而必推言五廟。遡諸百世不遷之大宗。而統謂之孫。蓋其初皆一體也。君以一體聯其族。則族亦以一體聯其君。雖庶姓別於上。戚單於下。而由總而免。由免而弔。非虛爲其服而已。必有吉凶同患者。此詩所以有維翰維城之喻也。鄭注稱五世容顯考爲始封之君。見亦拘矣。

正室守太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

太廟國之所自始。正室國之所自承。守之爲宜。宗謂大宗。室卽正室。族共尊之。而卿大夫士之嫡子相從爲守。卽庶子職所謂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者也。以親親兼有貴貴之義。故曰。君臣

之道著矣。

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

此爲養老而視學。非特祭先師先聖也。故命有司攝事。舉薦饌酌奠之常禮。而不自行。爲其敬有所分。不敢褻也。至於先老。則躬爲釋奠。蓋欲隆其禮於三老五更。故推其所以敬更老者。以及其先也。視學必在辟雍。祭先師先聖當在瞽宗。故有卒事反命之文。記曰。祀先賢於西學。學禮日。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卽其義也。大傳謂文王治岐。立五學以教孝弟。先儒謂並建於一區。辟雍居中。虞庠在北。東膠在南。東序在東。瞽宗在西。故有司旣終祀事。天子遂適東學。地近而行不勞。一日之事也。孔疏謂視學於西郊之虞庠。明日乃至東序而養老。當不其然。

禮運

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

禮未制而聖人之禮著於天地鬼神。禮旣制而天地鬼神之禮備於聖人。天之日往而月來。卽禮之升降有等也。地之水流而山峙。卽禮之行止有常也。鬼神者天地之功用。其一屈一伸。卽禮之主於減進而文也。是故本以探其原。殽以合其體。列以極其變化。周流總之。皆天秩之自然而已。故曰。承天之道。

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杞宋旣不足徵。而夫子能言之者。則以有所觀之也。坤乾夏時。雖不足以盡禮。而事必有義。能通其義。則

凡禮之以義起者可知也。物必有等。能辨其等。則凡禮之以等敍者可知也。天縱如夫子。以二代之遺書。參諸成周之制作。則因革損益。自不難卽委以窮其原。不然。夏殷已爲遠矣。何以禮之存於飲食喪祭者。并能遡諸三五以上。

君與夫人交獻

言君與夫人者。謂侯伯之禮。別於上節之爲天子也。周官酒正供五齊三酒。以實八尊。說者謂禘祫用四齊。四時之祭二齊。上節自元酒以下醴醢醕醢澄。已備四齊。是宗廟大禘則然。此惟醴醢而已。下天子也。且天子九獻。侯伯七獻。當朝踐之時。君親制祭。卽此薦其血毛腥其俎時也。禮惟一獻。薦熟之時。君親割牲。卽此熟其殽時也。禮亦一獻。非交獻也。故此節始言元酒。而於血腥爛祭之後。乃歷詳乎越席疏布之羈尊。醴醢燔炙之交薦者。蓋前此二灌以降神。二獻以告神。未足盡其孝享。惟饋食之時。君拜妥尸。夫人薦豆籩尸食十三飯訖。君酌醴齊醕尸。夫人酌盎齊再獻。賓長亦酌盎齊終獻。則神靈於焉醉飽。而君與夫人仁孝之所爲畢伸也。若上節則禮樂俱備。倫理以明。祭之始終詳矣。有以此爲申言上節者。亦昧於禮之異數矣。

聲樂皆具。非禮也。

曲禮。大夫無故不徹懸。鄭云。大夫士無樂。其小胥所云判懸特懸者。惟娛身及治民之樂耳。故鄉飲酒有工歌。而未敢用之於祭也。晉悼公以樂賜魏絳。左氏謂其始有金石之樂。禮也。杜注。大夫有功則禮得賜。

今不待賜而娛身治民。以及承祭。無不具樂。則僭亂亡等矣。夫子曰非禮。殆有感於魯之舞佾歌雍者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穀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穀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

五祀之謂制度

天者萬物之一原也。不惟禮所自生。而亦政所由立。故聖人爲政。必奉天命。天命聖人。聖人命天下。其所降者。非必限於社與祖廟山川五祀之區也。蓋政之布爲禮者。則實見於行。如後文所陳祭祀是也。禮之寓於政者。則專求其意。卽此節穀以降命是也。故於社則法乎地之厚載也。於祖廟則法乎仁義之尊親也。於山川而法爲興作。則興事任力也。於五祀而法爲制度。則制器利用也。四者未足該政之鉅細。而可觀政之會通。默運於神明之中。順布於朝野之際。與天合德。而所以藏身者固密。而莫可抵其隙矣。

用人之仁去其貪

此其性之近於仁而不能以禮自斷者也。欲爲人興利。而亦自愛其利。欲爲人厚生。而亦自愛其生。故雖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之時。亦忍而不能舍矣。張子以齊之田氏證仁而貪。彼特假厚施以竊國耳。何足爲仁。

和而后月生也

四時成歲。以月爲準。而月之行天。有遲有疾。占候之家。謂月一日至四日。行十四度餘。五日至八日。行十三度餘。九日至十九日。行十二度餘。自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復行十三度餘。二十四日至晦。復行十四度

餘使非天之氣下濟于地。地之精上達于天。而五行之運其中者。順陰陽之和會。以布爲七十二候。則月之遲疾。或乖其常。安得朔三日哉。生明望一日哉。生魄也。生字兼明與魄言之。故下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自有盈闕。則因月以定時。且因時以置閏。而聖人裁成輔相之道。行其間矣。卽此可見人者天地之心。以陰陽爲端。

上句天地統言之。奉以爲本。虛涵其理于心耳。有陰陽則其端露矣。道不外于陰陽。在天則元亨爲陽。利貞爲陰。在人則仁禮爲陽。義智爲陰。推之吉凶禍福。喜怒哀樂。皆陰陽之對待者。聖人察于其端。而天地萬物之情。昭然可覩。此其所以能範圍而不過。曲成而不遺者也。

人情以爲田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是也。七者本于天地陰陽。爲治亂之所由起。拂之則患。先生于民。順之則利。必及于國。如服田者之有豐凶焉。田本良而草或荒之。情本善而私或累之。聖人執禮義以爲耕耨。爲之鋤其非種。植以嘉禾。厚其生養于日暄雨潤之中。則利之所收者倍矣。故聖人用其情而恃之爲田。天下遂帖其情而主之爲奧。蓋其始之嗜慾攻取。憧擾而不寧者。至此乃獲性命歸宿之方。如室之有西南隅也。

山川所以儐鬼神也

郊社祖廟五祀之祭。皆所以儐接鬼神。而獨於山川言之者。蓋鬼神爲陰陽氣機。所以助天地生成萬物。

而地之發竅于山川者。上而應日月星辰之精。下而備寶藏貨財之利。以及雨雲布濩。風霆流形。尤鬼設神施之彰明較著。故郊社祖廟五祀。有爲山川鍾其靈以施生者。有從山川取其材以利用者。皆不能外于鬼神。卽不能離于山川。故下文但言郊社祖廟五祀。而山川在其中矣。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義以權諸心。禮以見諸事。事載其心。故禮爲義之實也。聖人執義以定天下之事。雖載籍未有明文。而揆之吾心而當然。卽協諸千古之人心而無不然。觀夫子所以答曾子問者。如君薨子生。冠昏遇喪之類。皆事遭其變。心介于疑。而處之無不秩然有序。則聖人之精義入神。而於禮得其變而正矣。

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

行禮義而有得於心。謂之德。德以庇民。則納天下于在宥。使百族皆得託焉。如車之載物然。顧幽深元遠者。德也。非樂無以昭之。少昊立建鼓以通山川之風。有虞舞干羽以廣聲教之訖。其德之無遠弗届者。實樂之化馳若神。如車之有御然。是故外而諸侯。內而臣庶。無不雍雍然滌瑕盪穢。蹈德詠仁。此體信達順之實也。

禮器

義理禮之文也

樂記以升降上下周旋。惕襲爲禮之文。而此以義理爲文。何也。蓋禮之行于朝廟鄉黨者。其有當然。必有

其所以然。所以然者義理也。得其義則協于時中之用。得其理則卽乎人心之安。而所謂文明以止者。炳然昭矣。彼樂記之文習其儀。而此之文達其質。故義理存乎事。而所以主乎義理者。其事未行。而至誠無妄之心。早有以孚于天下。則忠信也。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人官有能也

人有五官。則可以行禮。先王用其所能。而不強其所不能。故無棄人。亦無廢事。矇眡不可使視。而能修聲。則用諸工歌也。聾瞶不可使聽。而能司火。則用諸爨竈也。春秋時。鮪工于祝。衛用之以治宗廟。倚相長于史。楚用之以悅鬼神。此皆耳目心思之不能無偏。而禮之所藉以明虔也。孔疏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釋之。於人官義自可通。然何以別其能不能乎。

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

體之爲言第也。禮之秩敘本天。何事不有次第。而于祭爲尤明。上言天地宗廟。此社與稷並稱。則非北郊也。自王社及里社是已。山川謂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小者視子男。鬼謂泰厲。族厲之類。神謂五祀。八蜡之類。自天子至大夫士。神以人爲尊卑。祭以神爲隆殺。如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猶人之百體有上下焉。故曰體也。

器皿之度

器皿期適于用。如簠簋籩豆之屬。度有其常。或以彫鏤之工。金玉之飾。多寡之數。明其等敘。不在大也。考

器之見于朝覲者。王執鎮圭。尺有二尺。公桓圭。九寸。侯信圭。伯躬圭。皆七寸。器之見于卜筮者。天子之龜。尺二寸。諸侯尺。大夫八寸。天子之蓍。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射則張侯。大侯見鵠于參。參見鵠于干。喪則供冰。君設大盤。大夫設夷盤。天子五路。玉路則建太常十有二旂以祀。餘路以封。節服氏六人。維王之太常。則其大于旂。赤白麾者可知也。以至酌有大斗。炬有墳燭。皆物之可大者。則貴大也。此節注疏俱亡。說者以考工釋宮室。以喪記釋棺槨。以周官冢人釋邱封。當矣。而於器皿未之詳焉。故以意補之。

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

明堂位。爵用玉琖。加用璧散。璧角。疏謂王用玉爵。酹尸。夫人加獻用璧角。其璧散者。諸侯爲賓。用以獻尸。卽此經貴賤之別也。下二句專舉士禮。蓋天子諸侯之祭。灌用圭瓚。瓚。尸舉之以降神。不用觶也。惟特牲饋食。主人拜妥尸。尸左執觶。祭之。啐之。及主人洗角。酹尸。尸酢主人。主人拜受角。亦祭之。啐之。尸與主人尊卑殊矣。而先儒有謂卿舉觶。大夫舉角者。未知其義何所本。

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枌禁。

尊之用禁也。古以爲戒。此祭祀之尊。義專取乎厭飫。故天子諸侯廢禁。大夫士亦不專名爲禁。而曰枌禁也。按玉藻。大夫側尊用枌。士側尊用禁。而特牲記有云。壺枌禁饌於東序者。禁之義非可加於鬼神也。若爲燕禮而用酒。則公尊瓦泰兩有豐。豐者射之。所以奠罰爵者也。說者謂古有豐侯。以酒亡國。故以爲罰。天子禮不可考。然禹惡旨酒。文王亦曰無彝酒。飲惟祀。則天子諸侯尙不能不戒矣。況大夫士乎。

櫨杓

山海經風雨之山其木多櫨杓。郭云櫨木白理與鄭注同。蓋天特鍾毓以素質者故用之於祭天之器爲宜。非如陸氏木不飾爲櫨也。杓勺也。設尊必加勺。所以斟酒以升諸觶者。陳氏集說釋爲沃盥之具。則與犧尊疏布義不相蒙矣。

故君子慎其獨也

禮之貴多貴少。雖分內外而皆君子之心有以貫之。蓋天地之德充周而不可窮。實發微而不可見。惟戒懼於夙夜者能盡其誠。則二簋可用享。否則東鄰殺牛雖備物亦爲虛儀矣。故樂其發尤必慎其獨。獨者天地鬼神之所交伺而我之所爲。盥而不薦者也。蓋隱有歸本忠信之義。

周旅酬六尸

此三昭三穆於祫祭時萃於太祖之廟。九獻既畢而尸自相酬也。或見尸數惟六。遂謂周無九廟。且引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以證之。不知書所謂觀德者謂七廟中親盡則毀。有功德則不毀。非謂天子五廟加二宗爲七世也。夫商書爲伊尹之言其時尚無三宗。已稱七廟不可曉。然於文世室武世室之不在七廟中乎。然則周惟六尸何也。注云后稷發爵不受旅。毀廟有主而無尸。以文武之功德至隆。既與太祖同爲百世不遷之廟。使下而與恭夷等相爲酬酢。子孫其何以安。則無論大祫時祫尸之數固無增益也。

郊血

陽祀自煙始。陰祀自血始。郊之薦血。惟此及郊。特牲言之。於他經傳俱無可考。按杜氏通典。祭之日。王服大裘。立於丘之東南西面。大司樂奏圜鍾爲宮之樂以降神。次則積柴於壇上。王親牽牲而殺之。次則實牲體玉帛而燔之。謂之禋祀。又按馬氏通考。於燔柴後。繼以掃地而祭。謂於壇下設正祭也。繼以小臣沃盥。謂王將獻尸。先盥手也。繼以大宗伯奉玉。繼以郊血。皇氏所謂置蒼璧於神座。以豆籩薦血腥者也。祭天無尸。則無薦獻。而杜氏又云。王以匏爵酌瓦甒之齊以獻尸。朝踐饋熟。一如宗廟而行七獻。何也。由二通之說推之。禋祀以前。事天之禮。正祭以下。事稷之禮。本以后稷配天。故薦血亦謂之郊耳。周官宗伯以血祭屬之社稷五祀。鄭注覲禮亦云。燔柴升沉瘞。祭禮終矣。備矣。以此見天神之至尊。非可以人鬼事之。而聖人懼其無以報也。惟以聲臭達其奉若之精誠而已。何血之敢薦。

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鬯尊。

上云犧尊在西。此云西酌犧象者。按司尊彝。春祠夏禴。朝踐用兩獻尊。獻卽犧也。再獻用兩象尊。則諸侯於薦腥饋熟之時。亦容有兩尊也。下經君親制祭。夫人薦盞。盞齊宜別設尊。則夫人亦不惟有鬯。舉鬯以該之耳。抑或此爲四時之常祭。下云太廟。是爲祫祭。祭有大小。則禮有隆殺歟。

七獻神

先公當用九獻。此云七獻。或指后稷之配天於郊而言也。天道遠。無所用獻。祭稷於事天禮成之後。惟有七獻。何也。公羊云。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后稷之靈在帝左右。當奏樂燔柴之始。固已隨上帝而陟降於壇。

爾。矣。故宗廟有二祿。而郊則無之。稷人鬼也。今乃以德配天。則神天卽不能不神稷矣。神稷愈所以尊天云。

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

燕居謂不能詩於禮繆。此誦三百而不足一獻。何也。彼貴其文。而此責其實。誦詩之人。風雅有餘。或誠意不足。故雖一獻小禮。尙不能行。下云。大旅具矣。不足饗帝。亦以有故而祈其事。分精意以享其心一也。皆忠信爲難之旨。

讀禮記卷五

郊特牲

郊特牲而社稷太牢

篇中郊社對言。不及方澤之祀。胡氏遂謂古無北郊。社卽祭地。集說引之。然讀祭法、覲禮、大司樂之文。安得謂無北郊。王制。天子社稷皆太牢。下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明以地與社稷分別言之。但此篇所謂祭土而主陰氣者。惟舉勾龍所配之社耳。杜旣未及方澤。則郊用特牲。專指祭天。而周氏引昊天有成命之詩序。合天地以釋郊。亦非也。

大饗尙服脩而已矣

大饗之尙服脩。不見于周官。然掌客有云。上公三問三脩。侯伯再問皆脩。子男壹問以脩。積用牢而問。惟用脩者。牢以致其養。脩以達其誠。故曰。問闊則問。懼上下之不通也。弟子之見先生曰束脩。婦人之見舅姑曰脯脩。皆所以明其潔誠之志。故天子饗諸侯。設太牢以飲賓。必於筵前。先置服脩。雖有九獻七獻五獻之文。而凡設不倚。爵盈不飲。亦意不在味。而惟享以薑桂之臭而已矣。

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

鄭注。鐘金也。獻金爲作器。鐘其大者。然禹使九牧貢金。鑄鼎象物。安必其鑄爲鐘耶。禹貢。徐州以泗濱浮

磬爲貢。鐘亦磬之類也。周官九貢。三曰器貢。注謂銀鐵石磬丹漆。安知其中無鐘。而必拘于禮器之內。金示和耶。傳載鄭人賂晉歌鐘二肆。及其鐻磬。小國旣可以貢盟主。豈諸侯不可以貢天子。觀悼公語魏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亦與此和居參之相合。

繡黼丹朱中衣

此卽唐風所謂素衣朱襮。素衣朱繡者。毛傳。襮。領也。繡。黼也。其兩言朱。則素衣之緣也。時曲沃盛強。下民歸附。而猶不敢僭服君服。至武公并晉。以寶器厚賂僖王。王賜之冕服七章。卽此一端。而所謂相貴以等。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者。大概可知。自是以後。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原其失。未嘗不自上始。

日用甲用日之始也

甲於天干爲首。以天之始日祭社。是推所以尊天者尊之也。月令。擇元日。命民社。鄭注用甲。義本此經。唐月令注。謂用春分前後戊日。戊己土也。土畏木。故不用甲。不知土於五行獨異。其爲剋乎土者。皆土所爲。生終則復歸于土。何畏焉。卽以木言之。穀亦木之類也。魯語。土發而社。助時也。謂助時以求福也。社之福人。莫大乎穀。而春爲歲始。甲爲日始。皆天地之仁德。所爲生百穀者也。用甲。不亦宜乎。

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薄社。殷社也。湯存夏社。周亦因之。四時之序。成功則退。故屋之以示不用也。社主陰氣。北向爲宜。屋其三面。則暗塞甚矣。故就陰方開牖。以通其明。且便於人君南向而祭之也。使謂陰明物死。所以絕之。豈王者

存先代後之意哉。

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

萬物本乎天。而天子爲天下報之。萬物成乎地。而天子使天下共報之。故於天曰尊。於地曰親。此非方澤之社。而亦與天配言之者。撮土之多亦地。雖下至里社。而有可爲民取財者。皆能分全地之氣。以著其功。卽能承天之所生。以致其養。故教民美報。如爲社出里。爲社火田。爲社供棗盛。皆所以事之而親之也。如言北郊之地祇。則於民隔而不相及矣。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郊之用辛也。魯也。故下句特言周以別之。考春秋。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定公十五年五月辛亥。郊。哀公元年四月辛巳。郊。穀梁子曰。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不從。則不郊矣。卜而至于三月。則爲夏於正月。固祈穀之郊耳。若周之始郊。孔疏。對正月之郊爲始。則冬至祭天子園上。卽上文迎長日之至也。集說謂周家始郊。適遇至日爲辛。誤矣。或謂迎日用至。祈穀則用辛。以武王克商牧野。柴望告成。是辛亥日。後人因之。遂爲祀典。然武成大告。日在庚戌。而辛亥郊天格廟。特出于汲冢逸書。彼書所謂俘馘億萬。懸首二旂。多不可信。獨辛亥日爲可信耶。則周之祈穀卽用辛。亦穀梁注所云郊必用上辛者。取其新潔莫先也。

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

郊用冬至不宜卜日。陳氏集說以爲卜牲似矣。然考察義。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則帝牛在滌三月。卜先定矣。不應臨時再卜。下云。帝牛不吉。當如春秋郊牛口傷。鼯鼠食角之類。非卜之而不吉也。按特牲。少牢皆有筮尸之禮。則此亦卜后稷之尸耳。郊天大祭。故必先告于祖。而如有所命之。卜尸重事。故作龜必臨以禰。而不敢自專之。其或稱廟或稱宮者。非有方氏祖遠事以神。禰近事以人之別也。后稷曰太廟。文。武曰世室。羣昭羣穆曰宮。觀魯可以知之。

伊耆氏始爲蜡

鄭注。伊耆爲古天子之號。以神農。帝堯皆號伊耆。未敢定爲誰氏。然士鼓豳頌。國以祭蜡。而明堂位目爲伊耆之樂。若堯則大章。咸池。明著于記。安得有士鼓。葦籥。其爲神農無疑也。長樂陳氏以爲此秋官之伊耆氏。然明堂歷數四代樂器。以爲魯榮。而何取于周下士之樂乎。今考其職。特以供王齒杖。故名爲耆。未言及樂。并未言及蜡也。且始爲云者。創爲之也。伊耆卽以職在養老。得佐黨正蜡飲之事。豈宜以創始之名加之。其亦穿鑿附會甚矣。

主先嗇而祭司嗇也

先嗇。神農。司嗇。后稷。鄭注允矣。或疑神農不宜自祭其身。遂謂伊耆一代總號。其子孫始爲蜡。然神農子孫。亦豈知有后稷哉。路史以先嗇爲田畝神。司嗇爲苗稼神。愚謂田畝神宜屬表畷。苗稼神宜屬百種。上古事不可考。而路史有云。伏羲盡地之制。分壤蒔穀。以利國用。想自燧人以後。火化旣興。已有燔黍以爲

食者。但未詳畎畝耒耨之制耳。伊耆氏起而因之。遂從而祭之。則先嗇當爲古之田祖。司嗇當爲古之田峻。農則其耕夫也。時當草創其祭。或上及天祖。下及四方百物。未必定爲八神。自周人立制。乃主神農而配后稷矣。

三加彌尊。喻其志也。

始加緇布。次皮弁。次爵弁。以士之子而攝盛服。非徒觀衆以容。而直以異日之立朝者屬之。然觀賓之祝辭。始加不曰暮夕於朝。再加不曰與君視朔。三加不曰爲君助祭。而惟勉之以順德。繼之以敬儀。終之以兄弟具在。蓋令德莫大於孝恭。所以眉壽介福格天者在此。而出身事君。自不待言。則所以喻其志者微矣。

周弁。殷冔。夏收。

注疏皆以此爲三加之冠。近有以爲再加者。謂布弁也。然皮弁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爵弁未有用布者。觀周頌絲衣其紕。載弁俵俵。可知已。王制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之冕而祭。夏殷質。故上下同冠。夏不可考。據詩云。常服黼冔。則殷士冠亦冔也。周文故君用冕。士用弁。雜記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則此纁裳純衣。緇帶黼韜。以配爵弁。正士與君祭之服也。其爲三加何疑。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

天子諸侯之禮。皆從士起。士者任事之稱也。是以舜爲天子。先試以士。諸侯繼世而未賜爵。則視元士以

君其國不敢以侯服自爲也。故必能象其先人之賢。乃克嗣其遞傳之統。否則大司馬之法。有云暴內凌外。則壇之說者。謂出其君置之空墀之地。而更立賢者。雖諸侯之貴。敢自恃其有異於士乎。然則夫子所謂公冠四加玄冕祭者。固夏造以來。聊可無譏耳。非古也。

玄冕齋戒鬼神陰陽也。

玄冕祭服也。服盛者志不慢。淑慎於外。則齊潔其心。固所以僉接鬼神者。而用之於親迎。誠以夫婦之始。陽往陰來。社稷先祖實臨之。非敢褻也。按士昏禮。父命之迎。則曰承我宗事。及期而往。受諸禰廟。鬼神也。其行事必用昏昕陰陽也。以楚圍之汰侈。猶曰圍布凡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亦以明其齋戒也。而哀公顧以冕而親迎爲已重。宜其以嬖妾爲夫人。而爲國人之所惡也已。

有虞氏之祭也尙用氣。

按明堂位。有虞氏祭首。方氏謂虞尙氣。首者氣之陽也。而此以血爲先。豈以血爲氣之盛歟。蓋祭當二禩之後。迎牲於庭。乃啓毛以告純。取血以告殺。朝事之始也。次乃洗肝於鬯而燔之爲制祭。次乃升牲首於北墉下。次乃薦腥於尸主前。謂之朝踐。則此之言血不言首者。血先而首後也。或謂祭者以氣感氣。血腥爲氣。聲臭寧非氣乎。而聲則氣之達於虛曠者。臭則氣之入於微渺者。以殷視虞。以周視殷。代相因而求神之禮愈密矣。

肝之爲言敬也。

肝者加俎也。周人祭肺而肝所載者。惟心與舌。鄭注。心舌知滋味者。欲尸之饗此祭。是以進之。然尸弗食也。按特性。主人羞肝俎於腊北。少牢主人羞肝俎於膚北。皆以待尸之食舉耳。故凡牲牢魚腊尸所振祭。膾之者。上佐食受之。加於肝俎。不敢以所餘反其器也。物既歷口。人必穢之。況尸俎所遺。將改饌於西北隅。以饜飫鬼神。而可褻乎。則不特俎必親設之爲敬也。而所以體尸之意。不敢瀆神者。其敬爲尤深矣。

內則

饔飩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稊

麥黍稻粱稊。皆飯品也。菽大豆蕡。實熬之。亦可以佐羹。備陳其物。任所擇也。其進食。則先啜之以饔飩。終醕之以酒醴。皆所以導養其氣。而老人非肉不飽。則以芼羹參之。儀禮三牲皆有芼。內則雉兔皆有芼。言芼則雜肉爲羹可知也。此正食也。下文則爲加膳。棗栗本甘。而漬之以飴蜜。則愈甘。菹薑枌榆本滑。而或免或薨。皆浸之以滷醢。和之以脂膏。則愈滑。非徒求其味之香美。亦恐不如是。則不利於咽。卽下咽而亦無以生其津液也。較之祝哽祝噎。猶爲虛文耳。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

按上文。父母舅姑之所。而曰以適。曰及所。則其居處固非一宮矣。於此特明其爲命士以上。見貴者之事。其親禮尤嚴也。士之不命者。惟子男。天子之元士三命。宮方三百步。諸侯之上士一命。宮方百步。子爲命士。而與其父外同都宮。內各區其門堂寢室。百步之地。自優爲之。使外不同門。則無以便於晨昏之定省。

內不異室。則有以瀆其名分之尊嚴。故其勢不得不然也。倘士之父先爲士。則其子將別受宅於司里乎。然坊記有云。父子不同位。說者謂受爵於君。不敢與父同列。孝子固有以厚其敬矣。

升降出入揖遊

上句以慎齊明進退周旋之謹。則此揖遊亦當總承升降出入言之。揖者端拱而不弛。遊者暇豫而不迫。蓋謂其升降堂階。出入門戶。必舉手當胸。如平揖然。徐行曳踵。如優遊然。卽玉藻所謂足容重。手容恭也。先儒以六者平列。則當家庭父母之前。與誰爲揖。亦復何地行遊乎。

男子入內。不嘯不指。

蹙口出聲之爲嘯。嘯或以舒其所樂。或以鳴其所哀。未有無故而發之於家庭者。故鄭注讀嘯爲叱。曲禮尊客之前。不叱狗。容於閒居時而得叱之。且舉所叱者以示人。則從而指之。亦俗情所弗禁者。然男子理外事。偶入於內。家人將觀型焉。苟入而所見有常。固自可無言而目存之。卽入而所見有異。亦自可徐言以正告之。顧乃輕舉妄動。叱焉指焉。以自亂其聲容。豈所謂修身以閑家者乎。若夫嘯則必無之事。不待戒也。

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

此必嫡庶子之爲命士以上者。使非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則不得邀裘服車馬之寵榮。而所祇事之大宗。亦必非無命之士。斯獻之而得以服用之。顧適庶亦有同祖之宗。同曾祖之宗。同高祖之宗。何一不當祇

事而必獻其器於繼別之大宗者。蓋在別子之初。必有勤勞於國家。其廟歷世不毀。雖中更式微。君念其功。不忍聽其無後。既爲立其宗。而又擢用其旁支之賢者。則此適庶之富貴。皆別子之遺也。不敢忘其祖。故特尊其祖之正統所存。使謂事小宗者亦然。恐君上之恩不足以給矣。

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

曲禮。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以廟在宗子家故也。此云終事而后私祭。則其得自立廟而主祭明矣。乃必展敬於宗者。先儒謂助祭於宗子是矣。然非助宗子之祭。其祖禰者也。意適庶爲大夫。宗子亦爲大夫。據王制。大夫得立太祖之廟。而其廟則主於宗子。非適庶所敢干。適庶所祭者。曾祖祖禰耳。而欲追享其別子之爲始祖者。則必待宗子致祭之時。前獻其牲。夫婦皆齊而往助焉可也。使非俱爲大夫。則宗子不得祭其始祖。適庶雖爲大夫。有功而蒙君賜。亦干祿及其高祖而已。

食蝸醢

鄭不注蝸。陳氏集說。蝸與螺同。按周官鼈人。共蠃蠃蜺以授醢人。故饋食之豆。葵菹蠃醢。儀禮士冠。士喪皆有蠃醢。特性作蝸醢。少牢作蠃醢。而注云。今文蠃作蝸。是蠃與蝸古字通用。爾雅。蚶蠃蜺。郭注。皆蝸牛也。然蝸牛爲陵蝸。其背負殼。形似蜺。非可以供食者。刑疏謂海邊一種似蝸。以火炙殼則出。名寄居。可作醢。周禮所用爲豆實者是也。是蝸與蠃實非一物。辨之不明。不幾有誤食蜺蜺之病耶。

和糝不蓼

糝之爲言黏也。肉謂之羹。必屑稻米以和之。使之黏著而不解散。便於匕也。按下經。雉兔皆有芼。則凡脯羹雞羹犬羹亦必雜菜爲之。如牛薺羊苦豕薇之各有所宜。故不蓼也。蓼爲辛菜。雞豚魚鼈之始烹者。實之於腹。取其金氣以殺物之腥穢。今既調之爲羹。則水火得劑。鹽梅既和。又何取於用蓼。按下文。雞羹亦人君燕食則用之。

三牲用藪

此言三牲之爲膾者。用蔥用芥。既隨其時。而又加之以藪。鄭注。藪煎菜莢也。爾雅謂之檇。按爾雅。椒檇醜菜。郡注以菜爲莢子之聚生者。集韻又以莢爲椒子之聚生也。則莢也。檇也。椒也。本爲一類。煎之則藪也。荀子椒蘭苾芬。所以養鼻。既聶切三牲之肉。而用藪以拌其中。使其芳香足辟惡氣。而後實諸醢以柔之。則膾成矣。故下云和用醢也。

大夫無秩膳

食之美者曰膳。天子膳用六牲。諸侯常日特牲。朔月少牢。禮不言大夫之膳。上經有膾無脯。有脯無膾。物不必兼。隨其時之所有而用之。故曰無秩膳。非謂其五十始命未甚老也。古者養老之典。七十貳膳。言其物有副貳。不使闕乏。故七十有閣。既備之於庖廚。又以其貳者度之於閣。以待不時之需。此凡老者皆然。故大夫有閣。士亦有坫。而疏以有閣爲秩膳。非也。

卜士負之

子生自側室而接見之禮則必行之於路寢別異之於衆子也。內朝地尊面君禮重非保母可任故卜士之吉者朝服負之其不用大夫者非尊大夫賢行著德必由士來桑弧蓬矢正士之所有事矣故冠禮亦曰天子之元子士也。

妻抱子出自房

按下經有見妾子之文則此所見者爲冢子矣。卿大夫之禮雖下於君然其居則有正寢次有燕寢又次爲適妻之寢其旁爲側室以冢子承祖父之祧而註云見之於側室不亦褻乎。况妻既生子三月應無久居側室之理則此所謂房者正寢之東房也意當接見之日妻先適房俟夫入門而抱子以出見記雖未詳其理想當然耳且以五架之堂思之棟居正中其北一架爲室爲房其南一架爲楣又南爲殿堂下有庭東西兩階此云夫升自阼階妻當楣立則其宮之宏敞可知矣恐側室亦無此制。

州伯命藏諸州府

子一命名而閭胥書而藏諸閭府州長藏諸州府其年月日名按籍可知及其長而州之屬民讀法會民禮射考其德行道藝作其師田行役皆得頒其政於黨正以下而上其成於鄉大夫斯朝野之間無所隱匿矣自此制不行而民之夫家老幼衆寡鄉遂之吏無由以歲時登之稽之一旦有故能無宣王料民之事乎。

禮帥初無辭

注以無辭爲欽有帥記有成之辭。非也。蓋適庶子云者。世子之母弟。接見之禮。旣帥其初。豈不宜教之以敬循禮法。無忘義方乎。賈誼有云。帝見世子。命之曰。授太祖太宗社稷於子者三。諸侯嗣國。雖待命天子。不敢自專。然旣撫有宗社。臣民之重。則父子授受。所以尊正適而杜篡萌者。亦必明正其辭以命之。但禮文未具耳。若適庶子。則不授之以國。故無辭者。無命以承統之辭也。非謂欽有帥記有成。并大夫士庶之所以命子者而亦無之。此與下經孫見於祖之無辭不同。

舞大夏

勺、武舞象。文舞。皆小舞而已。至於大夏。則成均所以教國子者。二十而冠。旣入大學。則六代之樂。皆宜肄業及之。而獨舉大夏者。以其駢三聖而興九韶。界乎帝之終王之始者也。按明堂位。冕而舞大武。裼而舞大夏。相配爲文武之大舞。則示人以聲容之備。而遊人於功德之隆。莫尙於此。固與勺象之習於童年者異矣。

讀禮記卷六

玉藻

聽朔於南門之外

告朔必於祖廟。天子與諸侯同也。乃天子告廟之後。必出國門至明堂而聽之者。以政爲祖之所授。朔則天之所爲。承天之時。以布祖之德。蓋隱有上帝嚴父之臨其上。而示天下臣民以無私也。至於諸侯之告朔聽朔。俱於太廟。蓋天子適諸侯。必舍其太廟。故頒朔亦於此藏之。告祖而行。明自祖以來奉王政也。魯文四不視朔。穀梁以爲不臣。不臣則亦不予焉爾。

奏而食

必奏而食者。王制所謂天子食日舉以樂是也。此統一日言之。不獨朝及日中而已。夕食亦然。陸氏謂夕不奏樂。然通德論云。王者四方不平。四時不順。則有徹樂之法。否則平旦食少陽之始。晝食太陽之始。晡食少陰之始。暮食太陰之始。無不以樂侑者。此非獨順其氣。亦所以和其心。蓋君子無故不徹琴瑟之意。漢論非臆說也。不然。亞飯三飯四飯。魯諸伶何以稱焉。

卒食玄端而居

卒食。卒朝食也。朝食服視朝之皮弁。敬養也。既食則易以玄端。諸侯之朝服。天子之燕服也。孔疏謂日中

而餽還著皮弁則記宜云卒餽不應云卒食集說謂玄端於向晦晏息爲宜則是卒一日四食也然以下文諸侯推之夕深衣祭牢肉則易衣在暮食之前矣知天子亦必有然

君定體

卜必定龜而後有墨定墨而後成體有體而後吉凶見焉體者周官所謂經兆百有二十者約之則洪範之雨霽蒙驛克是矣五者配乎五行而實根於五事其吉凶自有由然故體值其吉則增修德以成之不吉則自省咎災以救之其事皆主於君非卜人與史之所能爲也故體必自君定之者非徒尊者視大而已

天子搢珽

古有以珽爲大圭者見許氏說文見荀子天子御珽註有以珽爲笏者見周書王會註見左氏納郤鼎註見許慎五經異義是珽也笏也大圭也不獨鄭以爲一按周官王搢大圭執鎮圭以朝日管子云天子執玉笏以朝日是亦三者爲一之明驗也而說者每疑其長短之度彼此不齊然考工云大圭長三尺抒上終葵首註云終葵椎也爲椎於其抒上明無所屈是珽玉六寸特據其上之爲椎不殺者統言之仍三尺也笏之爲度見於下文二尺六寸固與大圭不合然云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是正前詘後詘者蓋專言大夫之制并不關諸侯也以球玉象竹之隆殺推之則其長短亦宜有異意者天子三尺諸侯二尺八寸歟

登席不由前爲躡席

曲禮之毋踏席者。升必自下也。玉藻之戒躡席者。升不由前也。鄭於此註亦云由下。蓋必先從席之下角折而向後。以趨己位。則由後卽由下也。故孔疏亦訓踏爲躡。釋言踏藉也。爾雅跋躡也。以足踐席。直行而跨越之。非敬道也。集說謂或數人共一席。則升宜由前。夫數人共席。是講問之客。非飲食也。布席室中。相間容丈。則其後自多餘地。豈必由前始得己位乎。仲尼閒居云。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則不惟升不由前。卽降亦必由後。而集說顧與註疏相反。試思旣不由前。何以爲躡。卽字義亦欠分明。

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

此賜爵與上經賜食。皆與儀禮士相見之文大同小異。而此於卒爵授爵之後。增設君子飲酒四語者。補儀禮所未及。而受之以節也。數始於一成。於三傳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禮已三爵。已之爲言止也。非徒欲避酒禍。實不敢盡人歡。油油以退。蓋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卽一侍飲。而所以杜貪婪無厭之風者嚴矣。

垂綏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

縞冠不綏。而惰游者垂綏。觀其綏則吉。視其冠則儼然在憂服爾。玄冠同武。而不齒者縞武。望其冠則常。察其武則幾不列於齊民矣。此古大學之所以示罰者。故謂之士下言服。互文耳。不齒之罪。甚於惰游。而玄冠縞武。若轉輕於縞冠垂綏者。蓋惰游之悔過猶易。而不齒之遷善爲難。先王重其易者。所以厲之使

速返其居業也。輕其難者。所以誘之。示不果於屏棄也。一冠之制。亦猶郊遂棘寄之心云爾。

纁爲繭緼爲袍

說文以纁爲泉。杜註左氏。挾纁爲綿。同物而異訓。是無論新綿舊絮。皆可爲纁也。繫辭。乾坤其易之緼。朱子本義。謂緼所包蓄者。猶衣之著也。未定其所著者爲何物也。鄭註。緼爲今纁及舊絮。是緼之中兼有綿絮。但此經以繭袍。明有著之異名。則不得不以新舊別之。彭氏器資。謂纁本以繭爲之。遂以袍字通上文。纁繭爲言。是忘却爾雅袍繭。及郭註所引左傳重繭衣裘之文。而誤以繭爲蠶衣矣。

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綃衣以裼之

熊氏以狐青爲六冕之裘。然朝祭禮服冠與衣同色。衣與裘亦同色。六冕而用玄綃固宜。玄綃以裼狐青。則不稱矣。其說恐未必然。劉氏謂六冕皆用大裘。正義引鄭志以駁之。謂大裘之上有衣。則與玄冕無異。是以小祭與昊天同服也。然郊特牲明云。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陳氏謂合周官禮記而考之。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袞。安見裘之上必無衣乎。況自袞以下。鷩、毳、希、玄。各以其章服爲差。亦何嫌於昊天羣祀之無別也。六冕皆用羔裘。劉氏之說爲是。然則狐青而裼以玄綃。與下句麕裘而裼以絞衣。皆非禮服之正。或鄉黨之所爲褻裘者歟。

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錦衣以裼狐白。已見上文。此復結言之者。所以防士大夫之僭。亦以爲諸侯杜不衷也。傳言。衛良夫紫衣。

狐裘。杜註：紫衣君服。故衛侯數之以罪而殺之。但紫爲間色，非禮不正。而齊桓好服紫衣，魯桓玄冠紫綬。則當時人君志淫好僻，其變亂先王之法服者多矣。秦詩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箋謂受天子之命服而來，是不惟士不得衣，卽大夫亦不敢僭。而諸侯之以紫易錦者，亦可返矣。方氏顧謂錦衣以裼燕居之狐裘，非也。

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

鄭註：雜飾也。卽上之裨，然不云裨而云雜。於文未安。集說謂大帶、正服之帶，雜帶、雜服之帶者，近是。上言諸侯大夫皆以素爲帶，而別之以終辟辟垂，所以示其隆殺之等。要皆表其純一之心，服之正也。至於燕私所用，或以朱綠，或以玄華，取其五色相間，以成文章，不言天子者，統於君。正服不可假，雜服不嫌同也。大帶四寸，雜帶則自君及士皆二寸。繚之則四寸。陸氏謂雜帶之二，當大帶之一，私降於公，亦理所宜然。

君命闕狄

王后褱衣，夫人揄狄，以次差之。則九嬪宜服闕狄。然考周禮內司服文，后服有六，內外命婦惟三，則九嬪得服鞠衣以下而已。其或有婦德婦功卓越六宮者，則加命以闕狄。故王后夫人莫非受命於王，而於此特著之曰君命，言異數也。揄狄內容侯伯之夫人，闕狄內容子男之夫人，而經文不言子男，安知闕狄之非以命九嬪耶？但此義苦無明證。惟雜記內子之復以鞠衣褱衣，鄭註：褱猶進也。疏謂褱衣上所特賜，而近世之說禮者，亦有褱衣當在三服上之文，則由內子推之，闕狄或卽爲九嬪之褱衣歟。

惟世婦命於奠繭

既爲世婦。則其受命於王而服展衣舊矣。記言命者。或以世婦而進位九嬪。或以女御而進位世婦。以其積有勤勞之事。得加命也。按周禮敍官。世婦女御不言數。註謂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是內官之有黜陟明矣。又按內宰以婦職教九御。展其功緒。而功莫大於佐后治蠶。以供郊廟祭祀之服。故於其奠繭之時而策命之。以示天子之無私寵。而化起宮闈矣。

周還中規折還中矩

周還。反行也。使其報往拔來。則不周矣。中規者。所以爲圓。如環之終始無端然。折還。曲行也。使其邪趨疾越。則非折矣。中矩者。所以爲方。如磬之倨句有度然。此與上趨以采薺。行以肆夏。皆表其肅敬雍和。斯須不離禮樂之意。是以威儀著於外。而非僻泯於中也。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

鄭註去德佩而設事佩。經義已明。又云。結其左者。若於事有未能。是直指左右皆事佩。而於玉則全置之不用矣。孔疏謂結左邊玉佩。而設右邊事佩。則猶有比德於玉之意。而特結焉不假以鳴。豈爲人子者所謂歸善於親。服勞於己者乎。集說不從鄭而從孔。誤矣。且謂朝則結佩。申言上意。烏知事親與朝君之義各有當哉。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

按曲禮。士有獻於其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或恐其取之不義。亦或憫其致之爲難也。故士必親至君門。以拜送小臣者。非特君尊士卑。無降禮受獻之事。亦以備君之問而已。得因小臣以答之也。若大夫出疆。反必有獻。則如金玉貨貝之類。其平日奉獻於君者。於事爲常。故其禮與士有異。

膳於君有葷桃茢

葷如葱芥之屬。所以調劑肉食者。桃茢何爲哉。古者君弔其臣。則使巫以桃茢先被殯。而顧用之於致膳者。蓋膳出於祭。神嗜之餘。恐有不祥故也。鄭訓膳爲美食。說者非之。以爲士大夫不宜以口腹之欲奉其君。然鄭於少儀致膳。註云謙也。疏謂不敢言福。但致善味而已。則美食中卽該有爲己祭之義。不待言而明也。若使非祭而進食於君。則操醬齊可矣。桃茢何爲。

君與尸行接武

按特牲少牢。尸入。祝從。尸出。祝前。主人皆降。立於阼階西面。無與尸從行之禮。推之於君迎牲而不迎尸。禮亦宜然。卽設祭於堂。拜妥拜侑。主獻尸酢。亦未嘗與之同行。蓋在朝惟君尊。在廟惟尸尊。尊者舒緩。故惟君與尸之行也。得接其武。而大夫士則不敢以卑而敵尊矣。爾雅。堂上謂之行。疏謂此經所釋。蓋祭祀之儀。故記於接武。特舉君尸並言之耳。至於羣臣入朝。屏外不趨。則繼武中武。自適其常。而必謂與尸隨行。則與儀禮士大夫饋食之節不合矣。

立容辨卑毋讎頭頸必中山立時行

大戴禮曰。坐如尸。立如齊。成人之善者則如齊。卽上文所謂立容德也。然磬折傾聽。如祭時之齊。恐其過於卑矣。故必明以辨之。使夫與立之人。當立之地。各得其所宜。則卑而無譴。頭容直而手足官骸俱凝固如山矣。由是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則盛氣之積中而發外可知也。

明堂位

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周頌清廟詩序。謂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之以祀文王。而洛誥祇言新邑。周頌祇言在廟。是成王之初。未有明堂也。其謂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者。蓋周公將欲制作。擬建明堂以朝諸侯。而先酌定其位也。其曰天子者。非周公。并非成王。虛擬其人。亦猶曲禮所謂天子當依而立。天子當寧而立耳。下文侯伯子男。夷蠻荊狄諸侯也。阼階中階。門東門西。其位也。遂結之曰。此周公明堂之位。而并申其義曰。明諸侯之尊卑。是周公手定此禮。命史臣記之。以垂法後王。而未實見之於行事者也。魯之陋儒。傳會其旨。遂謂周公踐天子位。歿用天子禮樂。夸大其辭。欲以尊公。而不知其誣公甚矣。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

魯用周正。孟春而郊。鄭以爲建子之月。季夏而禘。鄭以爲建巳之月。其實非也。春秋記魯卜郊皆在四月。而傳亦云啓蟄而郊。則其爲夏正之孟春明甚。魯之吉禘見於閏。在夏五月。大禘見於僖。在秋七月。其禘於襄公。禘於僖公。不見經。未嘗用周之季夏。并不用夏之六月。而記顧爲孟春季夏云者。蓋欲侈魯以天。

子之禮。故第約言之。以不顯別於周正焉。

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

禮器言諸侯之祭。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此云犧象山罍。與禮器同。說者謂禘祫之朝踐。用兩大尊。魯無大尊。下天子也。然下經云。泰有虞氏之尊也。鄭註周禮大尊。引此爲證。明同物也。自秦以至犧象。周禮六尊。魯用其五。所少者壺尊耳。至於禘祫之灌尊。不用虎雝。而用黃目。合下經觀之。雞彝則取天子之春祠夏禴。罍彝黃彝則取天子之秋嘗冬烝。以禘禮康周公。而鬱尊祇用天子時祭之半。魯固不敢盡竊王禮也。然亦僭矣。

是故夏禘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

禘、嘗、烝。時祭也。闕其春。春或朝也。社與獮田而祭也。不言冬夏。於禘烝該之也。蜡言遂者。終事之辭也。舉蜡以該臘。自天宗公社門閭。暨先祖五祀。內外之神畢舉。而一歲之祀事終矣。

疏屏

天子以應門爲正屏。在應門之外。諸侯以雉門爲正屏。在雉門之內。故禮緯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也。然屏謂之樹。於朝有之。而廟中則侯氏出自屏南。惟見於覲禮。至於聘禮。賓入門左。立接西塾。不言屏。公食大夫禮。賓入門左。公再拜。賓避。亦不言屏。是諸侯廟本無屏。而魯特以周公賜之。故曰。天子之廟飾也。謂之疏者。則鏤刻之以疏通其文理云。

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荀偃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則此篇夸大之辭。亦非盡爲漢儒臆說也。雖仲孫、韓起之言禮。吳季子之觀樂。僅守其文。不猶愈於禮壞樂崩者。令人無所尋逐。以至於泯泯乎。舍魯何適。意未嘗不在於此。

喪服小記

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

括髮。與免。名雖殊而制實一。爲父以麻。爲母以布。布亦麻也。但麻爲本質。布有升數。爲差異耳。婦人之髻亦然。斬衰麻髻。齊衰布髻。與男子同。杜註左氏云。髻者麻髮合結也。註疏謂以麻以布。皆自項中向前交於額上。卻繞紒爲括髮。則是括髮免髻一耳。故儀禮既夕云。丈夫髻。於丈夫舉其人。於髻舉其服。卽省文。可以明同制也。顧自親喪成服以後。必差之以麻與布者。則母統於父。喪服四制。所謂家無二尊。以一治之。是已。

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

親起於三族。與己同體也。不言一者。從親言之也。親以及親。則上推之至祖。下推之至孫。故曰。以三爲五。祖之於曾高。猶己之親父祖。孫之於曾玄。猶己之親子孫。故曰。以五爲九。聖人制服爲五等。以其義有重輕。恩有厚薄。故服有隆殺。所謂稱情立文。不可易也。或者見儀禮齊衰三月。章言曾祖不及高祖。總麻三

月章言曾孫不及玄孫。遂謂服以四世而窮。而置高玄於服限之外。則是親親祇及七族。何爲九乎。且其言曰。古者三十而有室。則三十以後始有子。六十以後始有孫。九十以後始有曾孫。百二十以後始有玄孫。聖人以不見其人。故不爲制服。然文王十四生伯邑考。孔子十九生伯魚。安在古人受室之必限以三十哉。且如其言。必娶妻而卽生子可也。倘或遲之三四年。或五六年。而人生上壽爲難。則曾祖多不得見曾孫。聖人何不第制爲祖孫父子之服乎。儀禮賈疏謂曾祖之內合有高祖。曾孫之內兼有玄孫。蓋推鄭註總麻章而知之。註云。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鄭意以族曾祖父及族祖父。皆與己同出高祖。故推高祖之心。以爲之服。使於旁服則服之。而於正服則遺之。心何以安。心之所不安。服之所從起也。聖人責人以心之稱其服。故於高曾祇期於三月。示人以服之怵其心。故於三月獨重其衰麻。然則禮無高祖玄孫之文者。服窮則同。固恩義所必然。不待言也。不然。昆弟之曾孫。從父昆弟之孫。皆服我以總麻者。我必報服總麻。而喪服未言及之。豈亦聖人不爲之制服哉。

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大夫適子爲妻。齊衰不杖。曷爲乎齊衰也。尊所不厭。不敢降也。庶子爲妻。以杖卽位。此何以不杖。杖者病也。父爲之主。不敢病也。世子雖貴。亦人子耳。聖人制服。使君不敢以庶敵適。使夫不敢以嬖踰妻。使臣子不敢以禮擬於君父。所以飭人紀者微矣。其并不降其妻之父母者。下君之道也。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

此感世道之儉薄而勸之以厚也。古者大功同財。有餘則歸之。不足以資之。今不幸而有三年之喪。妻子幼弱。家無期親。則非大功誰爲主之。其曰必爲再祭者。言自始死以至練祥。皆周恤之。舉遠以該近也。末世朋友之情。轉厚於族屬。其死無歸。而於我殯者。不獨聖人也。然曰虞祔而已。所以示大功爲主者。不得諉諸友。生以竭人之忠。分己之責也。然則無大功者若之何。小功任之。緦麻任之。豈僅爲之練祭已哉。

士祔於大夫則易牲

士用特牲而祔於大夫。則以少牢易之。卑統於尊也。按儀禮祝辭。適爾皇祖某甫。以齊祔爾孫某甫。雖兩告之。而率新死之鬼。以合食於昭穆之班。則惟皇祖是祈。雖用大夫之牲可也。

有主後者爲異居

繼父同居。服之生於恩者也。然必皆無主後。兩家之鬼。幾至餒而則思己之得有宮廟以祀其祖禰者。伊誰之賜。而忍聽其人之血食自斬乎。使繼父先自有子。或母爲之生子。則其喪自有爲之主者。而已必從而服齊衰期。是越俎代庖。奪其子之親。而爲非族之祀。甚無謂也。故同居異居。尤以主後爲斷。蓋慮人之眩於恩而忘其義云爾。

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

慈母者。父所命以子其無母之子者也。子貴父命。故生則養之終身。死則喪之三年如母焉。非謂其妾無子。而卽以所子者爲之後也。末世事多違禮。每有欲爲慈母後者。則是庶母亦可爲後也。祖庶母亦可爲

後也。此反相詰問之辭。甚言妾母立後爲事理之所必不可者。故下經遂申之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春秋穀梁傳云。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是妾母之有子爲君者。尙若此。卽慈母不待言矣。夫立後以承祭耳。旣於易世之後。或遷或毀。則其於後也何爲。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經杖繩屨

前言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不及練杖。疑殺哀有節。練除首經。若可以不杖者。故此特以要經繩屨并杖言之。蓋期而小祥。特迫於天道之變易。不得不然而孝子哀痛未盡。思慕未忘。故以祭存其親。而以杖表其病。故曰。祭不爲除服也。不然。大祥之筮日筮尸視濯。旣吉服矣。而祭後復素縞麻衣。何也。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

陳之貴多。所以表生者之情也。納之貴省。不敢越死者之分也。按儀禮旣夕。行器之時。讀贈讀遣。及其納之於壙。則用器燕器苞筭之屬。皆主人所自陳。而不及賓友之物者。蓋已備於史臣兩讀之中。不待言也。由此推之。當無多陳省納之理。爲此記者。或有感於末俗厚塋。而凡器幣之贈遺。亦多踰越典禮。故爲人子酌繁簡之宜。以合於道。檀弓所謂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

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

此本齊衰之親。降而小功。以其爲下殤也。小功澡麻爲帶經。必斷其本。而此獨不絕者。異於正服也。凡殤之帶不膠垂。而此不膠亦不垂。反詘而扱於要。亦異於衆殤也。按儀禮大功章。長殤九月。中殤七月。而下

殤則五月。未免降之已甚。故以不絕本而反詘者隆之。鄭註樂記禮有報云。報讀爲褒。猶進也。則此報之者。亦引而進之之義云爾。

則子一人杖

喪服謂婦人不杖者。以其爲童子婦人也。然父母沒。而無男昆弟以爲之主。雖以同祖之服在大功者攝之。而不杖則不哀。猶無主也。死者之魂將何依。而目且不瞑。故使在室之女子子一人杖。縱不能病。而病之禮猶存。固較勝於攝主之直不責之以病矣。

大傳

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

大事者祿也。據春秋文二年。大事於太廟。公羊子以爲大祿知之也。諸侯之祿及其太祖。大夫士及其高祖而已。故曰省於其君。孔疏以爲省善也。士大夫有大勳勞。爲君所善。故賜之以祿。然先儒論魯之郊禘。謂周公雖有大功。皆臣人分所當爲。成王之賜。魯公之受。俱爲非禮。則大夫士尙何微勞之可言。但以高祖本爲有服。旣限之於三廟之制。而特通之以合食之情。亦先王所以曲體爲人孫子者。故不禁其得假諸侯之禮。而必嚴其名曰干祿也。且春秋大夫多僭其君。如季孫之舞八佾。三家之歌雍詩。原其所用。必於桓公之廟。是不惟及其高祖。且及其始祖。且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其干犯名義爲何如。此記禮者所大懼。而不得不示以事之所可及。以嚴絕其所不可及也。

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

既謂之嫂。是顯別之於母也。而弟妻無名。俗混稱之爲婦。故記者特假嫂不謂母以反詰之。名者生於際會者也。女子於兄弟之妻。應有燕享飲食往來餽遺之事。故爾雅假之以稱名。男子則無之。男子於兄之妻。容有少失怙恃。倚爲生養之事。而於弟妻則必無之。故兄妻得尊爲嫂。而弟妻更無稱謂之辭。生不爲禮。死不爲服。而男女之有別於同等者。卽以無名著之。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先王制服之道。莫大於親親尊尊。親親者仁也。尊尊者義也。至親以期斷。而爲父三年。仁之至也。由仁而等敍之上。至於祖。至於曾祖。而恩不得不漸而殺也。故名曰輕。曾高以三月。而爲服齊衰。義之盡也。由義而順達之下。至於祖。至於禰。而理不能不進而隆也。故名曰重。究之。仁者義之本也。義者仁之宜也。仁裁以義。則輕其所當輕。義主於仁。則重其所當重。一輕一重。但言義而仁立其先矣。

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

服生於族。同祖昆弟服大功。同曾祖昆弟服小功。同高祖昆弟服緦麻。皆旁移也。自高祖以上。族旣絕。而服無可移矣。蓋服之者親之也。親之也者屬之也。如上文六曰從服。有所謂屬從者。子從母而爲外祖父。母服小功。夫從妻而爲妻之父母服緦麻。苟其有所繫屬。雖在外親。亦得以服移之。况一本之戚乎。故四小宗之各有所屬。無論矣。卽推而上之。至於大宗。皆爲之齊衰三月。此繫姓綴食。先王於旣絕之族。而有

統屬之親。雖百世而不至漠然如途人者。宗法行也。

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

按大司徒所謂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紼。以及鄉師帥民。匠師治役。皆王之大喪。而遂匠爲之納車者。士喪也。州黨治其喪紀者。民喪也。若公卿大夫之喪。宰夫掌其令。肆師相其禮。職喪泣其禁。而序其事。皆不在地官之屬。而顧云聽役於司徒者。則如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疏以爲公卿亦有司徒官者是也。按宰夫職有云。帥官有司治之者。有云。使其旅帥有司治之者。則司徒之爲家有司明矣。孔引檀弓以釋此經。得之。而其前說。則謂公卿之喪。司徒掌之。不亦矛盾矣乎。

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拊少儀誤入大傳

拊。卽埽也。總言之爲埽。專言之爲拊。拊尤取乎潔也。其事莫詳於管氏之弟子職。有曰。堂上播灑。是汜埽也。有曰。拊前斂祭。是埽席前也。又曰。以葉適已。實帚於箕。是執箕膺搗也。而其施教之意。總歸於溫柔孝弟。出入敬恭。此所以爲學則也。孔疏專以賓客爲言。似有拘於聘禮所謂不腆先君之祧。旣拊以俟者。然管子亦云。汜埽正席。如見賓客。則孔義未嘗不可與學通矣。

